

尹集人民公社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www.duxiu.com

尹集人民公社史

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七級
尹集人民公社史編写小組編写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6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137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張 4 5/8 · 插頁 2 · 字數 9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統一書号：T 10099 · 813

定 价： (3) 0.40 元

前 言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部分同学，接受了校党委的指示，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放到高唐县尹集人民公社，进行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大搞创作。这部“尹集人民公社史”就是在劳动锻炼中大搞创作的果实之一。

同学们在公社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社员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教育着我们，他们那冲天的干劲、雄壮的气魄和英雄的事迹鼓舞着我们，使我们思想感情起了根本变化，和劳动人民的思想距离大大缩短，这就为编写公社史准备了思想基础。同时在劳动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农民在解放前所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如何对地主恶霸进行着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解放后，他们又如何党的领导下，由分散到集体，由贫穷到富裕，由过去的自私自利的落后状态而形成了今天的大公无私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样，就使我们初步掌握了一定的原始材料。

通过这些材料，使我们深深感到农村的巨大变化，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幸福生活，热爱我们的党，从而更加积极地学习，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同时,这些材料对社員群众也是一些深刻的政治教材。作为祖国未来的文化战士,面对农村的巨大变化,我們就不能不拿起笔来,去創作,去表现,去歌頌。

在編写过程中,大家逐步地弄清了編写公社史的意义。公社史的出现,将为历史科学揭开新的一頁。在公社史里,反映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革命史实;反映解放后,我国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反映农村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就;反映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共产主义萌芽。使劳动人民从自己的历史中,認識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認識到公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以便繼承历史的光荣传统,奋勇前进。

“尹集人民公社史”包括的历史时期,是从党来到尹集前后写起,到公社成立后的大跃进为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主要是写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公社产生的历史根源。对公社的各个方面,作全面的典型的介紹。其中有革命事件、群众运动、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群众的干劲和理想。

为了把这些东西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就写成了一部文艺性的历史。用特写和报告文学的形式,記錄真人真事,反映历史的真实。每一篇都能独立成章,并且主题鮮明。而在整个公社史中貫串着党的领导这样一条紅綫。

随着写作的展开和深入,我們碰到了关于真实性的問題。大家認為,既然是文艺性的历史,就必須真有其人其事,時間、地点、人物不能虛构。但可使用文学語言,刻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并且力求創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

在公社史編写的整个过程中——从了解材料、編写到修

改，我們得到了当地党委和群众的热烈支持。社党委書記在百忙中抽時間給我們作了报告，介紹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介紹了全面大跃进以来的生动事迹。群众也能写的就写，能說的就說，会唱的就唱，互相补充，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材料。同學們也有計劃地进行訪問或組織座談，使材料更真实、更具体、更确切。在修改时我們采取了公社党委、群众、編者“三結合”的方法，共同审查。这样，既体现了领导的意图，也听取了群众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总是抓住关键性問題而又十分中肯。經過反复討論修改，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这部“尹集人民公社史”。在这里，我們對他們——尹集人民公社党委書記，公社的其他干部同志們，以及公社的广大社員同志們——对帮助和支持我們編写公社史的同志們，表示衷心地感謝！

我們感到編写公社史，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希望。这一工作的进行，沒有党的領導和支持是不行的。同时我們認為，編写公社史，是知識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結合，劳动和創作相結合，进行思想改造的有力方法。在編写过程中，我們有很大提高。通过編写公社史，还可以发动群众回忆对大家有教育意义的各种革命事迹，从而提高群众的覺悟。因此，只要条件許可，这样的編写工作是可以进行的。

这便是我們在摸索中得到的点滴体会。

“尹集人民公社史”虽然完成了初稿，但質量还不高。我們思想改造尙未搞好，再加我們下放的时间較短，发动群众不够，至今还有一些困难不能解决。但是，在这全面大跃进的时

代里，我們有信心在黨的領導下，緊緊依靠群眾，吸收各地經驗，繼續修改補充，把“尹集人民公社史”寫好。這裡發表的，是公社史中的一部分稿件，我們希望讀者同志們，特別是各地的公社幹部和社員同志們批評指正，幫助我們把這一工作搞好。

山東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七級“尹集人民公社史”編寫小組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前 言

两亩地.....	1
鹤鹑葬.....	8
翻身的日子.....	12
爆竹声中庆翻身.....	16
第一个互助组.....	22
爷爷的转变.....	26
两棵棉花.....	30
入社以后.....	34
合作社就是家.....	38
自留地引起的苦恼.....	41
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45
一个普通的饲养员.....	48
老树新花.....	52
六亿人民一条心.....	55

万民欢騰·····	59
牵着黄河来高唐·····	63
土专家解决大問題·····	69
“大兵团”战斗在田野上·····	73
工业花开幸福来·····	77
在困难面前·····	81
巧姑娘——尹桂英·····	86
三个小铁匠·····	91
第一张紙·····	96
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	103
插上体育紅旗·····	107
一所新型的农村体育学校·····	111
体育之家·····	116
公社的儿子·····	121
平凡的劳动·····	124
八十斤麦子·····	128
媽媽的喜悅·····	132
幸福的晚年·····	137
后 記·····	142

两 亩 地

“传家宝”

楊振声家种着两亩薄地，这是他們的祖传产业，祖祖輩輩就靠着这两亩地过日子。說起来話长：这两亩地还是振声的爷爷給他們挣下的。那时，振声的爷爷正在年輕，身强力壮，在地主家扛活。他总想能种上自己的土地，那怕一分半厘也好，生活也好有个着落。老是这样給地主家卖命，到后来死了連个埋的地方也沒有。再說那时墾地沒有的穷人，要想討个老婆，成家立业，也是难上加难。只有干到不能动弹，被財主家赶出来，流落街头，冻死餓死。振声的爷爷可是个有心計的人，他立志要为孩子挣下两亩地。为了这，他风里雨里，沒黑沒白地干，省吃俭用，一年四季不知肉是啥味的，不吸烟，不喝酒，一个錢攥出汗来也不肯用，一件衣服补了又补，夏天日头晒破脊背，也不肯做一件布衫，冬天冻坏了脚，也不肯买一双袜子。就这样一滴汗一滴血地才把每年寥寥的几个工錢积攒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天过去又是冬天，一年一度，振声爷爷熬尽了心血，卖尽了力气，累弯了脊骨，奋斗了一生，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买了两亩薄地。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几

間茅屋，种上了几棵树，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但是振声爷爷却使尽了畢生力气，与世长辞了。死后他那飽經风霜的脸上却挂着一絲滿意的微笑。

振声爹繼承了父业，早起晚睡，沒黑沒白地待在那两亩薄地里，浇水施粪，除虫耨草，打下的粮食省吃俭用，倒也勉强糊口，总算保住了这块“传家宝”——两亩薄地。振声爹在这两亩地上操劳了一生，也就去世了。临死时把振声叫到面前說：“我死后，什么也不要为我治办，一領破席把我埋到那二亩薄地上就行了。讓我在阴間也能天天看到这两亩薄地。要記住这两亩地来得不易，这是你爷爷拚死拚活挣来的。那年鬧災荒，我們全家餓的眼睛都发蓝，肚皮貼到脊骨上。你媽劝我把两亩地卖了，卖了全家好活命。”振声爹急促地喘着气，歇了一会繼續說：“卖地，餓死了也不能卖地，卖了地全家人靠什么活命。就这样，你那三岁的弟弟就活活地餓死了。現在想起来你弟弟餓得那个样子，我心里就难受。可是我算对得起你爷爷了，这二亩地总算保住了，要不我們全家人还不早餓死了。我死了以后，沒有什么不放心，就是这两亩地無論如何不能卖，只要保住这二亩地，我死也瞑目了。”振声大滴大滴的眼泪滴在父亲长滿老茧的手上，他看了看气息奄奄的爹嗚咽着說：“爹，你放心吧，地，我死也不能卖。”振声爹看着儿子，滿意地合上了眼睛。

振声爹死去十个年头了，振声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他的青年和中年，祖輩三代用血汗灌溉了这块土地，土地也不亏待它的主人，这两亩地成了楊家的命根子。

郝家大院

尹集有个大地主郝善亭，他的宅院占了大半个庄，方圆四十亩地大。黑鸦鸦乌沉沉象个閻王殿，一对油漆大門阴森森的象个无底洞。上上下下的佣人出出进进絡繹不絕，土豪劣紳往来不断，活象个小衙門。唯独宅院的西北角有个缺陷，一来，少一角，宅院显得不够威风，不雅观，二来，据阴阳先生說，少此一角，对郝家发财发福不利。这一角可不巧正落在楊振声的两亩薄地上。郝家对这二亩地就象餓狼見了羊羔似的，垂涎已久了。

这一天，郝老爷正在过着烟癮，楊家的二亩地老是在脑子里打轉轉，他一对黄眼賊溜溜地乱轉，想着坏主意。这时一个賊头賊脑的家伙向房里探了探头，又縮了回去。郝老爷一看是管家李二，就喊道：“李二。”李二一听呼喚，慌忙进屋，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說：“老爷，叫小的有什么吩咐？”郝老爷放下了烟枪，慢騰騰地說：“楊家的二亩地怎样了？”李二胆怯地說：“老爷，他，他死也不肯卖……。”

“什么？不卖。”郝老爷象獅子似地咆哮着，跳下炕来，几根黄胡子抖动着的，“好大胆，穷小子真是不知自愛，賞臉不要臉，我要叫他知道我郝某的厉害！”郝老爷說完后，慢慢地在房內来回地走动着的。“不卖？”郝老爷又重复了一句。“哼！居然敢和我作起对来。”郝老爷轉身对着李二狠狠地看了一眼，滿臉橫肉拉了下来。“你这个无用的东西，連两亩地都弄不来，簡直是

飯桶！”雨点似的唾沫濺了李二一脸。郝老爷眉尖抖动了一下，計上心来。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咬牙切齿罵道：“好小子，我要叫你死也不明真相。”看了一下李二說道：“过来。”郝老爷在李二耳边嘀咕了一陣。李二会意地看了东家一眼，小心地說着“是，是！”退了出去。

圈 套

冬天，北风象野狼似地嚎叫着。振声一家人衣单被薄，围在灶上取暖。振声滿脸愁云，这年雨水少，庄稼歉收，孩子又多，再加上賦稅杂捐沒个完，辛勤一年收下的几斗粮食已不多了，一天两頓稀粥眼看就应付不过去。常言道：“年好过，春难熬。”穷人就是怕春天。振声看看皮包骨头的孩子，心里就象針扎似的，使劲地抽着他那又苦又辣的土烟。窗外的寒风象发瘧疾似的，紧一陣慢一陣地刮着。房門忽然响了一下，李二大搖大摆地走了进来，羊皮帽下一对贼眼骨碌碌乱轉，笑了一声說道：“老楊，怎么不到街里玩玩，老是坐在家里？”李二的突然到来，振声摸不着头脑，忙着照应：“原来是二爷，坐吧，坐吧。”振声知道这个家伙来是黄鼠狼給鷄拜年——不怀好心，就提防着他，試探着問道：“二爷是个忙人，无事不到咱家，不知二爷有什么事？”李二忙着解释道：“我是路过这里，順便过来看看大哥，都是干伺候人的苦差事，整天价穷忙，总捞不着到大哥这里来坐坐，兄弟們也疏远了。”說完了叹口气，狠狠地吸口烟，好象有无限的感慨。振声心想：“誰跟你是兄弟，你还

“不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李二环视了一下，假情假义地说：“大哥，过年的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振声听到了过年，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咱穷人家，没年没节，能吃上顿饱饭就很好了。”李二一听叹口气道：“大哥，家里没有粮食，怎么不早告诉兄弟一声，兄弟身边还有几个钱。”说着掏出了二十块白花花银元，当啷一声放在炕上，“大哥，这些你先拿去买点粮食，称二斤肉，好歹叫孩子吃顿饺子。”振声一听说到孩子，心里就象虫子咬的一样。可是借人钱手短，得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能借钱。振声一口拒绝道：“二爷你的好意我领情，钱你还是收着，我眼前还有两顿稀粥吃。”李二一看这一着不行，把钱收了起来，调转了话头：“大哥，得想点门路，不能老是这么死干，这个年头就得灵活一点，譬如做点买卖。”

“咱庄稼人就知道老老实实种地，做买卖那不是咱干的事，咱可吃不了那碗饭。”振声无动于衷地说。

李二感慨地说：“再没有比种地苦的了，辛苦一年，收个三斗五斗还不够交田赋的，你看哪家跑几趟生意的，不是吃的饱饱的，穿的暖和和的？要是现在去办点年货，保你挣钱，这是十拿九准的。大哥你要是想去一趟，我借本钱给你。”振声还是低着头，只管不住地抽烟，待了半天，才慢腾腾地说：“咱不去冒那个风险。”

“唉！大哥，你可是太死心眼了，我是为你着想啊，趁着冬闲，办趟年货，挣个三十二十的，好孩子买点吃的，来年春天也不至于饿肚子。”振声经李二这么一说，觉得也有些道理，宁

肯冒点风险也比饿肚子强，心里有些活动，就怯生生地说：“做生意这个事咱没干过，笨手笨脚的。”李二乘势再进了一步说：“还有三天外行？你只管去，我保管你挣钱。”李二又掏出了那二十块银元放在炕上，“大哥，这二十块钱你先做个本钱，不够时再去我那里拿，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振声忙着说：“二爷，钱你还是……”一句话没说完，李二早已跨出门外走了。振声看着这二十块银元只愿发楞。振声的老婆怯生生地说：“还是去试一下吧，反正回来就还他钱，也许能赚几个钱给孩子买点吃的。”振声看了看孩子，心里一横，就把二十块钱揣进了怀里。

腊月里，下着鹅毛大雪，振声担着一挑没卖完的年货：香烛、烧纸、年画……回到家乡。算了算账，除了还李二的二十块钱，还有几个利钱，准备明天到集上给孩子买点吃的。

深夜，寒风拼命地刮着，院子里的两棵枣树被吹得呜呜作响，房门忽然响了一下，闪进两个汉子，用枪指住振声，抢走没有卖完的年货和二十多块钱，在黑暗中振声模糊地看到两个汉子溜进了郝家大院。振声一下完全明白了，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发青，眼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望着郝家大院切齿骂道：“郝善亭，你这个狗娘养的，心多狠啊！”

仇 恨

过了一天，李二果然到振声家来要钱。振声一见，分外眼红，火往头上冒，二话没说，拿起一把铁锹向李二打去。李二

一着不好，拔腿就跑，一面慌张地跑着，一面回头嚷道：“你这小子，不讲理啦，限你三天还钱，还不上这二亩地就是郝家的了。”振声一听要二亩地，象挖了他的心，更是火上加油，赶了出来：“我打死你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李二夹着尾巴逃进了郝家大院，慌忙地关上了大门。振声赶到拚命地敲打郝家的大门，恨不能一下闯进去，把郝善亭、李二剥成肉酱，烧了这閻王殿，才能消掉这刻骨的仇恨。怎奈两扇大门屹立着，纹丝不动。振声声嘶力竭，一下瘫倒在郝家门前，悔恨地骂着：“杨振声啊，杨振声，你是瞎了眼呢？还是叫鬼迷了心窍？听信这些畜牲的话，叫他们摆布，上他们的当。”他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郝家大门。

阴沉沉的乌云笼罩着这罪恶的世界，寒风哀鸣着，掠过低矮的破茅屋。振声看了一眼将要失去的家园，一阵心酸，洒下了几滴眼泪，爹临死时的话，又在耳边回响：“只要能保住这二亩地，我死也瞑目了。”振声心里象刀割似的难受，感到对不起死去的爹爹，对不起自己的孩子，悲痛地跑到爹的坟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伤心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那冻裂的坟上。坟上的几棵干枯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着。振声看了看爹的土坟，悲痛地说：“爹呀，你儿对不起你，我没有保住这二亩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夺回来，一定要报这仇！”

正月里，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振声一家被赶出了家门。振声留恋地看了看亲手建起的家园，看了看杨家三代用血汗灌溉过的土地，领着一家大小，向东方走去。

鶴 鶉 葬

解放前山东高唐一带，几个春天沒有下一滴雨，庄稼都干死在地里，連野草、树木都呈现出一片焦黄色。野菜、树根都給吃光了，要飯、逃荒的人成群結队，到处是一片飢餓的呻吟声。河沟、路旁，一群群的烏鴉围在死人的尸体上。

这一年，眼看要到六月了，老天爷仍然滴雨不賞，天上一絲云彩也看不到，太阳象火一样燎烤着干裂的土地。尹集村徐大貴一家六口人已經好几天沒有揭鍋盖，一家老少瘦的只剩下了把骨头。七十多岁的老爹几天沒吃一口东西，今天早晨活活地餓死了。这年头活人都顧不过来，哪里还顧得了死人！大貴只好含着眼泪，用块破席片把老人卷着擗了出去。刚回到家，两个孩子就哭喊着向他要吃的。大貴看了看这两张又瘦又黄的小脸，想想孩子还是前天晚上吃了一点树皮，不禁一陣心酸，热泪流了下来。大貴妻子一把攘过两个孩子，也跟着嗚嗚咽咽地哭了起来。

一家人正哭得悲悲悽悽的时候，門外忽然闖进了一个三角眼睛的人。这人身穿夏布大褂，头上歪戴着頂紗帽。大貴一看不禁暗顫了一下，想：“賀老六的狗腿子李三宝来干什么？”

不等大貴开口，李三宝向前跨了一步，呲着一嘴黄牙，皮笑肉不笑地說：“大貴，六爷叫你有事商量，快跟我走。”大貴一楞，心想財主叫总不会有好事，但只好怀着疑惧的心情跟着去了。

尹集大地主賀老六堂屋里的八仙桌上，这时正摆滿了大盤大碗的魚、肉，还有烤鷄什么的。賀老六挺着他那肥猪般的身子，从里屋向外挪动出来。小脑袋插在他那肥寬的两肩中間，活象个“搬不倒”，他走近了桌旁，就滿滿地填进了太师椅里，拿了只烤鷄腿，沒头沒脑地啃着。

李三宝带着大貴走了进来。

賀老六正吃得起劲，听說大貴来了，直了直脖子，費力地咽了一口，用舌尖舔了舔那滿是油膩的嘴唇，嗚嗚嚕嚕地說：“你欠我的谷子多咱还？”

“如今年年荒年，树根树皮都給吃光了，俺家好几天都沒揭鍋盖，爹今早又被餓死了。哪有粮食还賬呢？”

“什么！你想不还嗎？三宝！来給他算算，一共欠了多少。”

李三宝这时一手翻着賬本，一手拨弄着算盘珠，嘴里不住地叨咕着：“前年一石二，去年一石五，一石二的一石五，是个两石七；今年两石一粒未交，再加上个两石，总共是四石七。外加三分利，……二三下加六，一三下加三……实欠六石九斗九升”。

大貴一听，气得全身发抖：“哪有这样不講情理的人，大荒年顆粒沒收，还要逼着上租。財主的心好狠啊！”

“地里一棵粮食不长，莫說六石九斗九升，就是一升半碗，

我也拿不出来。”大贵气愤地说。

“你不交，我吃什么？”贺老六瞪着眼叫着。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三宝，眯着三角眼，假情假义地向大贵说：“大贵，你不是没粮交吗？我看这么办吧，六爷今天死了个鹌鹑，要好好地发发丧，得请个打幡的，你如愿干，账也不用还了。你家没吃的，再给你一斗谷子。这差事不错吧？”

大贵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贺老六摇着他的小脑袋，气势汹汹地说：“不干，你就交租！”

“大贵，我给你做了人情，别不識抬举。六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好罢，还账、打幡两样你自己挑吧！”李三宝在一边插嘴道。

“狗仗人势，糟蹋穷人！”

“什么！好小子，不識抬举！嘴巴倒硬！米人，给他穿上孝衣，不干也得干！”贺老六象匹野兽似地吼叫起来。

门外闖进了两个粗大的黑汉子，抓住大贵，就把白孝衣往他身上硬套。大贵挣扎着，大声叫骂：“贺老六，贺老六！你他妈的祖宗死了不戴孝，拿穷人开心，丧尽天良的狗东西！”

贺老六涨红了脖子，恼羞成怒，凶狠狠地嚷着：“还不给我打！”

一阵乱棍落在大贵骨瘦如柴的身上，他昏了过去。财主们趁机把孝衣穿到大贵身上，拖了出去。

几个被雇来抬架子的人，一看贺老六为了一只鹌鹑闹这样的大排场，正愤愤不平，又见大贵被贺家弄成这个样子，一

个个气得浑身发抖。“他媽的，賀老六这小子真不是人养的，有几个臭錢就这样糟蹋穷人！”他們憤憤地把杠子一摔，跑到大貴跟前，撕了孝衣，架着大貴离开了賀家大門。这时賀家門口一片冷落，只剩下了一口紅漆棺材。

翻身的日子

六月十五日，天还麻麻亮，武花园的大人小孩就都起了床。村干部忙了一夜没闭眼，酝酿已久的土改斗争大会，今天就要举行了，千年万载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翻身的日子就在今天。

早饭后，乡亲们没顾得刷锅，就扶老携幼向村东头的大场拥去。场上老槐树下放着一张八仙桌和两条长板凳，周围早已黑压压坐满了人。墙上、树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人们庄重严肃的面孔上，闪烁着愤怒的眼光，女人们私下里在叽叽咕咕地议论着什么，小伙子们凑在一边激动地在擦拳磨掌，愤怒地咒骂着……。

斗争会开始了，农会主席武时富跳到桌子上，大声喊道：“乡亲们，今天是我们穷人闹翻身的大喜日子，大家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接着民兵们就把恶霸地主武守珍、武养民、武守先等带进了会场。乡亲们一看见这些罪恶滔天的家伙，就一拥而上，高喊起来：

“打倒恶霸地主武守珍！”

“打倒欺压人民的武养民！”

“打死他！打死他！”

“打死这些狗东西！”

会场顿时混乱起来，维持秩序的民兵和干部也被挤的东倒西歪。土改工作组的老杨同志急忙地跑上前喊道：“乡亲们，不要乱，我们先要和他們算賬，然后再处理。”干部和民兵也都帮着劝阻大家，费了好大的劲会场才慢慢平息下来。几个地主吓的战战抖抖地象一摊摊臭狗屎一样堆在一起。

不一会儿，会场上又骚动起来。人們的眼光集中在一个个儿不高黑脸膛的中年人身上，他是村里几辈子的老佃农閔庆年，是貧农代表。只見他气呼呼地走到会场中央，指着武守珍的鼻子大声罵道：“武守珍，我給你軋了十几年棉花，沒白沒黑地給你当馱当馬，你是怎么对待俺的？”地主武守珍耷拉着脑袋哆嗦个不停。“俺給你干一整天活，就只給俺两斤粮食，叫俺全家老小怎么过呀！餓的些孩子整天哭叫！有一天俺老婆在你地头上拾了两个玉米棒子，你就連打帶踢的揍了她一頓。打了还不算，你当天就把俺全家拖大带小的攆出去了！”閔庆年一双烏黑的大眼睛狠狠地瞪着武守珍，嘴唇直发抖，“武守珍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俺穷人哪！……”

“叫他說！”

“叫他說，叫他說！”会場上一片喊声，武守珍把头耷拉的更低，“我說……我說……”

“把他拉到桌子上去！”有人高喊道。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去。武守珍跪在桌子上，头更深的耷拉到褲襠里。人們看到了这个祖祖輩輩騎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国民党、伪区长、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仇恨的火焰更

旺了。

“我們要报仇！”

“打倒罪大恶极的武守珍！”

“枪毙他！枪毙他！”数百只手臂有力的挥动着，口号声混成一片。几个小伙子更拿来了扁担和木棍……。

“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

“我们穷人要翻身！”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口号声中，一位身体瘦弱的大娘扶着一个男孩子，哭不成声地走进会场。有人小声地嘀咕起来：“传庆他娘俩上去了。”“多可怜哪！都是这个该杀的武养民害的人家家破人亡！”

传庆他娘走到那个肥猪似的武养民面前，没开口就劈脸打了他几巴掌，她盯着这个万恶的杀人精，气的浑身直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她颤抖着的嘴唇张了几张，才连哭带叫的喊道：“千刀剜万刀割的武养民哪，你害的俺好苦啊，……你得偿还俺的人命呵，……”大娘呜咽着又说不下去了。乡亲们也被他母子俩的强烈悲痛感动了，大家回想起了那件悲惨的往事：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天，传庆他爹常年起五更睡半夜地在外操劳，全家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大小五个孩子整天饿的哭叫。有一天，十岁的传庆实在饿坏了，就在村外武养民的枣树下拾了几个枣吃，被武养民看见了，就找到传庆他娘不问青红

皂白地沒头沒脸地打起来，传庆他娘被打倒在地上求饒，而武养民竟还一边打一边罵着：“你們这些穷杂种，非狠狠地揍是不行的！”結果传庆他娘被打得躺在炕上起不来。传庆他爷回来，也只能气得干瞪眼。在那个世界里穷人怎么敢和有錢人講理呢？一家大小眼看着就要餓死，被逼着只好出外逃难。大人小孩沿路要飯到了南徐州。本想能找条活路，可吃人的旧社会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第二年传庆他爷便在飢寒交迫之下得病死了，天塌的灾难压在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身上，娘俩只好含着眼泪把亲人埋在一个山脚下。

母子俩有家不能回，只好在徐州、蚌埠一带討飯，一天吃不到个半飽，夜里睡在荒郊野外。苦难的日子怎么过呢？这家破人亡的場天大祸是誰給带来的呢？是罪該万死的地主恶霸武养民哪！

乡亲们滴下了同情的眼泪。

母子俩絞裂着久已破碎的心腸。

武养民尽管不情愿也只好低着头等候着人民的判決。

炎炎的夏日吐出火舌，要把旧世界的罪恶和黑暗从地球上烧光……。

压在人民心头的千年仇万年恨象山洪一样爆发了，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腐朽的封建势力冲去，几千年来束縛在人民身上的封建枷鎖被彻底摧毀了。人們高呼着：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爆竹声中庆翻身

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党的土改工作组老胡同志，冒着寒风，来到了贫农武大娘家里。

这时，武大娘盘坐在炕上，掌着昏暗的油灯，一针针地给孩子们补破棉裤。她虽然刚满五十岁，但苦难的生活，使得她变得格外苍老，头发斑白了，眼角上的皱纹一簇簇的，又深又长。两个孩子在她身边盖着又破又薄的棉被睡着了。老胡挨在大娘身边坐下，亲热地和她谈起来。大娘怀着悲愤的心情，向老胡述说他们一家被地主惨害的经过：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地主家里的粮食堆成山，穷人家却无吃无穿。大娘一家五口人，一天没吃饭了，孩子们饿得在炕上直哭直叫。她的老伴急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到亲戚家去借粮。大娘怕把孩子饿坏了，便拿起小镰头，到村头上去刨榆树根。

大儿子传庆饿得实在没法了，就跑到地主武养民的枣树下，拾了几个发青的枣子充饥。

“谁偷我的枣子？”武养民在门口大吼一声，传庆心里一惊，撒腿就跑。武养民大步追来，传庆一溜烟跑掉了。正在这时，传庆的娘刨了些榆树根回来经过这里，地主武养民，恶狠

狠地把老人揪了过来，毒打了一頓。當場老人就昏了过去。过路的乡亲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把老人抬走了。武养民瞪着一双兽眼，指手罵道：“你們这些穷鬼，別装蒜了，打的还輕了呢！”

一会儿，传庆的爹拿着空空的袋子回来了。一进門，見自己的老伴被地主打得这么惨重，气得两眼直楞楞地說不出話来。

“武养民啊，武养民，你一手遮住了半个天！我們穷人給你扛活，你不給我們吃飽；传庆他娘給你扛活，你把工錢扔到地上，那些銅子一滾滾了滿地，传庆娘去拾，你說是訛你家的錢；平日更是举手就打，张口就罵。今天你又把她打成这个样子，好狠心的地主啊！我拚个死也要去告你！……”他想到这里低下了头，“告状？到哪里去告？武养民有錢又有势，衙門是給他撑腰的……”他搖了搖頭，无力地呆坐在老伴身旁。

过了不久，传庆爹一发狠，把二女儿送到尹集去做童养媳，領着老伴、传庆和大女儿，离开了武花园。走到村头，他轉过身来，指着地主武养民的房子，狠狠地說道：“武养民啊，武养民！你等着吧！总有算賬的一天！”

他們要着飯，流浪到南徐州。在这里仍然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

半年后，苦难的流浪生活，夺去了传庆爹的生命。这时，传庆娘真象塌了天一样。她咬着牙、含着泪把老伴埋在山脚下，領着一儿一女要飯去了。要飯？到哪里要呢？财主家的狗也欺負穷人，見到要飯的就扑上来。穷人家都是吃了上頓

沒下頓，哪有剩下的給他們？晚上又到哪里去睡呢？睡到地主大門口，他們看見了，就要被罵着趕出來。娘三個只好提着空空的要飯籃子，夾着床破棉被，到山溝里找個地方睡下。哪里睡得着呢？呼呼的西北風，象針扎一樣地刺進了骨頭。枯干的樹枝被風吹得吱呀呀地响，山那邊傳來了狼的嚎叫聲。兩個孩子連凍帶吓，鑽到破棉被里打戰戰，寒風直往破棉被里鑽。

傳慶娘含着眼淚，叫着孩子的名字，悲憤地說：“傳慶呀，傳慶！武養民害死了你爹，又要凍死我們母子！記住！長大給爹報仇！”

日子實在無法過了，傳慶娘為了不讓孩子都餓死、凍死，就給大女兒找了個婆家。

半年後，傳慶娘聽說家鄉解放了。於是怀着十分激動的心情，領着傳慶，一路上要着飯，回到了武花園。

但是，家鄉並沒有完全解放，武花園還是地主的天下。多虧窮苦的鄉親們的幫忙，給他們找了間小草房。他們仍然过着受凍挨餓的生活。

他們日日夜夜盼望着天晴。

天，果然晴了，八路軍來到了高唐。傳慶娘可高興了，立刻把二女兒從尹集接回家來，團聚一起。

今天老胡同志就是代表黨來看他們的。

傳慶娘提起了過去，辛酸的眼淚象斷了綫的珠子，滾滾落下。

“大娘，別難過！”老胡同志親切地說，“共產黨一定會給咱們窮人報仇的。”接着他向傳慶娘講了一些鬥爭地主的故事。

最后說：“只要咱們穷人擰成一股繩，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翻身的日子就在眼前。”

第二天，老胡同志把自己的棉被送給了传庆娘。老人家接过被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久，她代表貧雇农到尹集去开会，听取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在党的领导下，土改斗争的暴风雨来临了。

第一次斗争的就是地主武养民。

传庆娘在斗争会上倒出了自己的苦水，报了仇，雪了恨。

土改胜利了，传庆娘分到了十亩好地，四间新房，还有黑漆漆的桌椅和家具。

地主武养民被扫地出門。那黑漆大門里，漂亮的瓦房里，住上了貧苦的农民兄弟。

传庆娘儿三人搬进了新房。这四间又光亮又寬敞的新房子，多么引人喜欢哪！传庆娘眼瞅着房頂上一根根梁櫓，笑嘻嘻地对老胡說：“胡同志，这房子不是地主的了吧？”

“不是了！大娘，你住着就是你的，如今該叫地主任住小草房啦！”

“嘻嘻，真是我們的嗎？”传庆娘笑着問。

“真的！”

“那我們把房上的大梁拆下来，換些茶叶来喝喝也可以嗎？”传庆娘开玩笑地問，說罢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可以，”老胡同志笑着說，“就怕大娘舍不得。”

“可是舍不得。”传庆娘咧着嘴笑了，“我們穷人住这么好的房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夜里，传庆和二姐盖着大花被睡下了。传庆娘可睡不着了。

月亮透过玻璃窗，照进屋子里来。

看看那黝黑发亮的大方桌，看看那又高又大的衣橱。传庆娘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桌子上那亮晶晶的镜子里，照出了老人喜悦的面孔。她回过身来坐到炕上。炕上铺着又厚又暖的被子，两个孩子甜蜜蜜地熟睡了。

老人看了看睡熟了的传庆，想起了逃荒那年在山沟里过夜的情景，不觉打了个寒噤。

窗外阵阵春风，吹得榆树叶子沙沙作响。榆树？吃榆树根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夜深了。传庆娘鑽进了温暖的被窝，睁着一双喜悦的眼睛，睡也睡不着，心里觉得那么热乎，那么温暖。“多亏共产党，多亏毛主席。要不，穷人哪有今天？”

“喔——喔——喔”鸡叫了。传庆娘立刻叫起了儿子和女儿。娘儿仨扛着锄头，披着月光，踩着露水，高高兴兴地走到了田里。

一眨眼，秋天来了。

娘儿仨走进自己的谷田时，那长长的谷穗，象虎尾巴似的，随风摇摆。他们拿起了镰刀，割了一捆又一捆，越割劲头越大。

新年来到了。传庆家呈现着一片新气象，屋门上贴着：“喝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紅艳艳的春联。墙上挂着美丽的年画。玻璃上贴着漂亮的窗花。娘儿仨都穿着新衣

裳。娘看了看儿子，这孩子自翻身后，象旱苗得雨一样，长得又高又壮，又看了看女儿，这妮子也不象先前那样又黄又瘦，红润润的脸儿越长越俊。

今年她家杀了一口猪，推了两斗麦子，娘儿仨欢欢喜喜地吃着香喷喷的饺子。窗外传来了一阵劈劈拍拍的爆竹声。他们就在这爆竹声中欢度了第一个翻身年。

第一个互助組

閔庆年是武花园的連指导員。乍看起来，可老实了，好象連句大話都不敢說，你要真的跟他啦呱，那他的“机枪”可放得个不饒人。

一天晚上，他一边摘棉桃，一边和我們扯起了他的第一个互助組：

“一九四七年共产党来了，斗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咱穷哥們个个都乐得‘滋滋’的！心想，这会可彻底翻身了，这条穷根总該拔掉了。可誰知道，吃上一两年，又是光棍交租——穷的穷，富的富。原来家底穷的，还是敲得鍋底叮当响——出地的出地，卖房的卖房，借債的借債。有的因为揭不开鍋就整天滾架，还有的干脆就鬧离婚……。当时我是貧农代表，又是生产委員，这下子可真着了慌。开了几次貧农会也想不出个道道来，有的說去販牲口，有的說到尹集去摆小摊，有的說去跑集推炭……。結果是七說八不依，一大摊子意見都不能实现，当时把我急得真象热鍋上的螞蚁，整天坐立不安。正在这火烧眉毛尖的时候，区上召开了貧农代表会，党告訴我們只有組織起来才有出路。这真是‘雪里送炭’呀！一下子就把咱們的心給插亮了。当时我心里就打下了譜，全村多少戶，組織多少組，耕

牛劳力怎么调配……心想，回家馬上就把互助組搞起来。……

“可說着容易做起来难啊！那天晚上我就把所有的貧农户，还有部分中农户（其中有下中农也有富裕中农）召集起来，把心里打好的譜說給了大家。可还没等我說完，会场就乱了，这个說吃亏，那个說不上算，尤其是富裕中农王敬一喊得更厉害：‘好坏也不跟穷棒子干’……这还不說，就連貧农户也有不少三心二意的，怕搞不好伤感情，說什么‘亲弟兄还过不到一块鬧分家哩，咱們这穷凑穷，又沒牲口又缺劳力，更搞不到一块了。’那天晚上的会就这么吵散了。这下子我可真的犯了愁，我想，咱穷哥們自己都組織不起来，別人就更难調理了。区里的白区长知道了，特为这事跑了一趟，鼓励我絕不能泄气，一定要把大家組織起来，并且还帮助我把几戶知心靠准儿的穷朋友找到一起，耐心地說服动員，特別強調‘众人捧柴火焰高’这把子理儿，最后还答应由区里給我們拨一部分貸款买两头耕牛。就这样，我們穷哥們的第一个互助組就算成立了。

“可你們別以为就算完事了。其实呀，这正是困难的开头。起初，参加的只有六、七家，就这几家也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有两个寡妇。村里那些单干戶就背后乱嘀咕，这个說‘穷找穷，一块穷’，那个說‘一群穷棒子，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至于那些地富分子更是大嘴裂得八丈长，一百个看不起。可是咱穷哥們根本就不听他們那套，反正我們是死抱一团跟着党走。

“秋后插手就互助深耕，拾粪积肥，存下了足够的用肥。

“第二年春天雨水勤，播种后几天，苗就出来了，长的这份齐呀，从来也沒見過。我們来个趁热打鉄，又浇了一次水，这

下子水足肥厚，眼瞧着它长，没过十几天，棉棵就有膝盖高，长得真旺啊，可把咱穷哥们给乐坏了……，再看看旁边单干户王敬一的那五亩棉花，好象跟他治气似的，可真是‘先天不足，后天缺力’呀，那最大的也没有我们的小棵长得茂盛，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群‘穷棒子’会种出这么好的棉花。”

这时候我们都听呆了，有的连摘棉桃也忘了，团指导员足足抽了口烟，又接着说：

“咳，说起来，人要是遇上倒霉的事呀，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就在那年五月底，棉苗长得正‘冲’的时候，天旱缺水，没过几天就招了蜜虫。这下子全都傻眼了。接过去的老法子撒烟粉、打烟水都不成。这时组里有的人真泄了气，提议要象单干户那样，拔了棉花抢种晚玉米。好好的棉花拔了，咱能忍心这样做吗？当时我想：克服困难，消灭虫害，实在没有办法就请示党，即便拔也得经过党的允许。”

“正好那天晚上团支部书记吴春荣从县里开会回来，听说刷肥皂水是最有效的办法。说真的，当时我心里可真没有个底，因为这办法别说用，就是听也没听说过呀！可是我想县委说话没错，于是就齐头并进地刷起来了。并鼓励大家说，我们仍然要争取亩产二百斤以上。”

“这时候靠我们旁边的王敬一正在拔棉棵，一看我们刷肥皂水，他就偷偷地把没拔的那一半也刷起肥皂水来了，可是他费了好几天的工夫，也是瞎子打灯笼——白费啦！因为他一个人刷三亩，转不过身来，刷了这边，那边长，刷了那边这边长，可真把他气坏了，一赌气，就全拔了，种上了晚玉米，心想：别

听穷棒子吹牛了，看产量，秋后算账。

“可是到秋后怎样呢？我们互助组平均亩产籽棉二百五十多斤，有的还达到三百斤，是全村最高的产量；而王敬一呢？和别的单干户一样，瞎忙了一年，收的晚玉米刚够种子数。大伙一看咱互助组穷哥们的‘牛气’还真不小。就在五二年的秋后，全村人都加入了互助组。”

最后，阎庆年笑着说：“尽管这样，可跟咱现在的人民公社差远了。”

爷爷的转变

紅庙村社員王守亭口述

一九五四年冬天，俺庄办了三个社。一个大社，二十四戶，貧农多，富裕戶管这个社叫“穷棒子社”。两个小社，一个七戶，一个八戶，中农多，群众管这两个社叫“中农社”。

俺家核計入社时，我主张入大社。爷爷不答应，他偏要入小社。他說：“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大社缺牲口，少农具，底子薄，都是带着嘴去的，办不好，咱不自找亏吃？”我一听，爷爷的思想不对头，就頂了他两句：“你的思想有問題，你不入，我入！反正我不参加中农社！”哈！一句話沒說完，爷爷火啦，把眼一瞪，訓了我一頓：“你說什么？我的思想有問題，有什么問題？你說！”“还不是資本主义思想，自私自利。”这一句話惹的他老人家更火啦：“还没桌子高，就教訓起我老头子来了！”他喘了一口粗气，接着又說：“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我还能活几天？你小子心野啦，入‘穷棒子社’，看秋后鷄飞蛋打，能落个啥！要入，你去！我的地，一块也不能带！……”我知道爷爷的脾气認死理、固执，看他气的那个样子……，我瞅了个空，溜啦。

第二天，把爷爷的思想向党支書作了汇报，并要求支部批

准我自己入大社。

“你是团员，听党的话，不能一个人入大社。支部给你两个任务：一要办好八户社；二要说服你爷爷，不能急，慢慢开导。总有一天，全村合成一家。”

支书说的对，我就照着党的话办了。

我净看着老中农的心眼多，走社会主义路不积极，打内心里不愿和他们在一块搞。

一天，正吃晚饭，趁这个机会，我又给爷爷唠叨上了。

一开头就不吉利，我说：“爷爷，咱还是转大社吧，人家社大人多，干起活来有劲。”还说：“要想过的象苏联那样，吃面包，喝牛奶，非办大社不可。”爷爷又火啦：“亲兄弟在一起还闹分家哩，那么多人能把事办好？吃面包是假的，吃气包是真的。”

“爷爷，爷爷，你真顽固！”我心里这样想，可没说出口来。

我又把爷爷的情况，向支部作了汇报，并要求支部派几个和爷爷对脾气的人来动员他。别人也动员不动，这时，我可真有点泄气。

一九五五年六月，正在忙时候，俺全家——爷爷和我——都病啦，一病倒，七八天没起来。我闹痢疾，拉的皮包着骨头，浑身没劲。

就在这时候，大社的社长跑来了。他一看我病的那个样子，二话没说，背起我来就送医疗站。我记得那天夜里，下了场雨，路上有些泥潭，很不好走。走着走着，一条小河挡住了

去路，他絲毫沒猶豫，兩手把我托起來，舉在頭上下水了。過膝的河水又漫了他的胸脯，眼看着就要沒了頭頂。他屏住呼吸，一雙顫抖的手把我舉的更高，吃力地渡過了小河，沒使我沾一滴水。回來時，又給爷爷捎回了藥。

不光大社社長對俺家這樣關心，社員也是這個送水，那個送飯，問冷問熱，真比一家子人還親熱。

八戶社的社員就不行啦，三個會木匠活的，搞資本主義了，在家的光顧掙工分。打這，我算看透了老中農自私自利的心。

這件事，爷爷更受感動，逢人就說：“我活了六七十，還沒見過這麼好的人。世道變了，人也變啦！真是窮人親窮人。”有一次，他老人家還指着我的鼻子說：“要不是人家大社幫咱的忙，你的小命早喂狗啦！”

打這以後，再也聽不見爷爷說“窮棒子社心不齊”啦。

那年，三個社數着大社的庄稼長的好。就說棉花吧，象小樹一樣，棉桃一串一串的。爷爷喜歡地說：“我老头子活了六十多啦，還是頭一次見這麼好的棉花哩！”

眼看丰收有望，棉花遭災了。一夜工夫，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生了蜜蟲子。被咬過的葉子，在太陽底下一晒，一天不過，葉就干啦，真使人心疼。

人家大社可不怕。人多心齊，不分男女老少，用藥殺的用藥殺，用碗洗的用碗洗，還有噴霧器隊，黑白地戰鬥在田間。俺那個八戶社，三個木匠還沒回來，在家的一天天蹲在自己的自

留地里，爷爷就烧香磕头，祷告上天。合社就我是个团员，说么人家也不听，说我是毛孩子，真把我急坏啦！

我正在发愁，大社又派来了“援军”。在大社的影响下，这才开始了治虫工作。

棉桃开花啦，大社的棉花一亩地一次就拾五十斤；俺社才拾十来斤。这回，爷爷可真开了窍。一次，他对我说：“当初真不该不听党的话，以后我不管啦，叫你当家。”

爷爷就是这样的人，“不见兔子不撒鹰”。

一九五五年冬季，区委提出了并大社的号召，爷爷第一个报了名，在他老人家的带动下，八户社中就有五户第一批转入了大社。

从那以后，爷爷就落了个“老积极”的称号。

两棵棉花

咱们这地方，栽棉又种粮，自古就叫金银地。棉花白，谷子黄，谁看了也舒畅，但真正的好日子是打解放后开始的。

那年秋天，收了棉花，打了粮食，大伙接着老习惯在尹集庆祝丰收。又唱戏，又开会，人山人海。特别是展览棚，里里外外，围了个不透风。那儿放着两棵棉花，一棵是合作社的，一棵是单干户的，一棵桃多棉肥，一棵桃稀棉瘦，现场现货，谁强谁差，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弄得大家都说：“看优越性去。”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展览棚比戏场还挤人。

提起这两棵棉花，说来话长。那年多了一件新鲜事，咱村的第一个互助组升了级，成了社啦！省里、县里常来人参观，政府也大力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耳听不如眼见，优越不优越，有些人就抱着秋后看看再说的态度。

“人多手不齐，看他们搞吧！”想看热闹的中农这么说。

“千人种，万人种，不如自家种。”另一些人附和着。

“你们使多大力，我下多大工夫，到底看谁强？”好强有力的武士祥嘴里不说，心里这么想。

咱这地方世世代代种的就数棉花多，父传子，子传孙，全凭老经验，可是一成立社就要搞什么优良品种啦，技术革新

啦，合理施肥啦，寬壟密植啦，……一套又一套的。种棉花时合作社听党的話，用了B₂斯字棉，单干戶不信这一套，有的說：

“洋种磨洋工，难种。”

“丰收不凭巧种，几十年的‘大白种’不一样出花嗎？”武士祥的声音特別高。

武士祥的地連着合作社的地，合作社的棉花一种上，他也就紧挨着种上六亩地的棉花。他知道，參觀的人每次都上地里去看庄稼，这样做，只要暗使一把劲，現場現貨，怕他們不參觀？

他打定主意，要爭个“优越”，天天带着一家人，貪早摸黑地干，好容易盼到自己的棉苗抽枝发叶，綠灿灿的，再也看不出合作社的巧种有啥“优越性”啦，才松了一口气。

棉苗长一天，活也就紧一天，眼看着合作社地里棉棵长的一斬齐，武士祥想了想，要比过合作社，光靠力气还不行。“粪大水勤，不用問人。”他决心多施肥——每亩用它一百斤豆餅；又算了算，这样以来谷子就追不上肥了，咋办呢？又一想到合作社人多力大，武士祥咬了咬牙，把肥料都追到棉地里，对紧挨着合作社的那几壟棉花，有意地狠抓了几把。他心里想：只要那几壟棉花比合作社的长得好，也可爭个强。

俗話說的好：地不哄人。武士祥地里的棉花直往高里长，干粗叶大，密密的一片，远远望去，象小荷叶似地盖住了一大片地。这时他得意地指着那块地，見人就說：

“他有合作社，我有豆餅。瞧瞧，咱也单干出‘优越’来了。”

武士祥越高兴，合作社的劲头越大，他們知道，多少单干

戶的地連着合作社的地，多少雙眼睛望着社里的地！政府一号召，社員們就拿起剪刀，整枝打杈開始了。單干戶却說：

“桃不離枝，種花幾輩子了，誰見過截枝的。”

“新砌茅廁三日香，盡出洋相。”幾個老朽指着社員的後腦壳明諷暗罵。

“合作社力量大唄！”武士祥一邊說着俏皮話，一邊搖着鞭韁，望着社員們忙出忙進，又是捋“褲腿”，又是拿“毛耳朵”。自己心中直樂，因為他已經看到糞大水勤的優越了。

天氣熱了，雨水勤了，庄稼長得歡，草也長得快。武士祥顧了棉花，顧不了谷子，追肥的那片地，棉棵盡朝上蓬，沒追上肥的那片地，草比苗多。合作社呢，一出十三把鋤，雨過就耨，一遍又一遍，棉棵一盤一盤長。武士祥却一遍也難耨到頭，人單地寬，他越思越想鋤越沉，但一望到自己那幾壟高棉棵，又暗暗安慰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棉棵出鈴了，武士祥更忙了。他憑幾十年種棉花的老經驗，知道這是最後一关了。每天下地時，他瞧瞧合作社的棉花，又瞧瞧自己的棉花，恨不得把每棵上的棉鈴都記下來。瞧着瞧着，不幾天武士祥就皺起眉頭。他發現兩塊棉地鈴出的大不一樣：合作社的棉地里，棵棵從下往上出鈴，一個接一個的；可自己地里，只有尖上冒出幾個鈴，露在肥大的枝葉上面，孤零零的，更顯得又小又少。下地的人從此聽不到武士祥又响又高的話聲了。

秋天，几陣風，几陣雨，武士祥的地里東倒一片谷子，西落一地棉鈴，他站在自己的地里，望着合作社地里朵朵吐白絮的

棉桃和一片金黃的谷子，再也站不住了，一弯腰从自己地里拔起一棵棉花，又迈进合作社的地里拔起一棵，走到社长閔庆年面前：

“帮帮我吧，要不就难看了。”

社长閔庆年望了望他紅漲的脸，还沒来得及回答。

“听毛主席的話，入合作社。”武士祥一手擎着两棵棉花，一手抓住胸口高声地說完了这句话。

掌灯时，白区长来村里开了現場会，会后把两棵棉花带到区里去了，放在展覽棚里，看熱鬧的人都說：

“还是合作社优越哩！”

“看优越去”从此成了咱村的新聞。秋后，九九归一，武花园就成社一家了。

入社以后

我从敬老院出来后，大概快十点鐘了。街道上冷清的沒有一个行人。白茫茫的积雪复盖着大地，有些地方已結成冰疙瘩了，走上去咯噠咯噠地直响。刀削般的北风夹卷着雪花沒头沒脑地往頸子里灌，冷得人渾身打战。我頂着风雪踉踉蹌蹌地向前走着，希望尽快地赶到家去。突然，迎面一个人跌跌闖闖地向我走来，他手里的馬灯在风雪的扑打下，一閃一閃地搖摆着。我知道是公社保管員武世义同志来了，听說每天夜里，不論晴天阴天，不論刮风下雨，老武总是要擎着一盞馬灯到倉庫察看一遍。走到前面一看，果然是他。他戴着一頂火車头帽子，腰間束紧一根皮带，挺威风地走着。他一看到我就亲热地說：“哪里去了？黃同志”。

“到敬老院串門去了。这么晚还没睡？”

“沒哩！看倉庫才回来。天冷，到俺家烤烤火再走吧！”接着他便不容分說地拉着我就走。看到他那股热情劲，我只好跟着去了。

当我们一掀起門帘，就觉得脸上暖烘烘的。屋里生着火爐，炕上整齐地迭放着四床又新又厚的花棉被，武大嫂盘坐在炕上，一針針地縫着一件新衣服。怀抱里的孩子正在甜蜜地

睡着，胖胖的小手靠在母亲的脸上，小鼻孔轻微地搦动着，时而咧开嘴笑，大概正做美丽的梦吧！武大嫂因抱着孩子不能起来，便一面招呼我，一面叫孩子搬板凳。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靠着炕的方桌旁，三个孩子在煤油灯下看书。大概过于专心的缘故，连我们进来也不知道。听到母亲的喊声，他们才抬起头来。其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抢先地跳下，搬来了一个板凳说：“叔叔坐。”我把他抱起来放在膝盖上，一边逗弄着他玩，一边问他：“上学啦？”

“没有，叔叔，在幼儿园。”

“几岁了？”

“七岁。”

一提到他的岁数，老武就高兴地說开了：“这小子一生下就享社会主义的福。黄同志，俺一家都是攀着合作社的杆子爬上来的。要不是合作社，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接着他就叙述了入社前后的变化：

“入社以前，虽然分了地。日子比解放前宽裕多了。可是一碰上风吹雨打，日子还是不好过。小孩娘一病倒，就整年整月起不来，家里老是放着药罐子。孩子整天哭哭啼啼也没人照管。真是一波未平一波起，她的病还没好利索，我又病倒了。东筹西借，拉了三百多元的账。来到年关，连吃的都没着落。小孩娘成天唉声叹气，吃不下饭，老嘀咕着说：‘真苦命！没好几天！以后日子怎么过呀！’我心里更乱。心里有事，连干活也没滋没味的。

“正好那年冬天，党号召成立合作社，俗语说：‘久旱逢甘

雨’，我一听，心里真乐开了。毛主席也真英明，说得真对咱们心思。咱们的事他老人家全知道哩！当时合作社还很小，一共才有十三户，都是贫农。穷兄弟心连心。那年，我的难处，不用开口，合作社早为咱筹划好了。社长閔庆年对我說：‘世义，别发愁，有我們就有你。过年俺們吃餃子，你也吃餃子。’社員們也說：‘咱有么，保你也有么。’这个拿三十斤，那个出五十斤，足足凑了五百多斤粮食。这下，可把小孩娘乐坏了。看着社員們这么热心，看着一袋袋金黄的谷子，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要不是党和毛主席，要不是合作社，哪有这么好啊！民国三十二年鬧飢荒，一家大小三天沒見一粒米，餓得連炕也不能下。实在沒法，便到地主王云庆那里想借点粮食。地主真狠啊！王云庆手里搖着一把芭蕉扇，冷淡淡地說：‘哼！借了，你拿什么还？’不押地，粮食借不来。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二亩地押給地主。当时，地主还皮笑肉不笑地說：‘嘿，……咱是慈悲心腸呀！……’为了押地，俺爹整整一个月咽不下飯……”

說到这里，他低着头沉默下来。脸上出現沉重的表情。看得出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激动。过了一会儿，他才搖搖頭說：“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只有合作社，穷人才有了依靠。成立社的第一年，庄稼就长得格外好，黄橙橙的谷穗儿，一个个大得象狗尾巴，风一吹，东搖西摆怪惹人爱；棉花长得又高又密，一棵棉花三四十个桃子，又大又肥，白花花的一大片，望不到边儿。单干戶眼饞的直喊：‘合作社这下子成了地主啦！’”

听到这里，我为老武饒有风趣的比喻逗乐了，插了一句

說：“真成了地主么？”

“可不！黃同志，”老武笑着說：“就說那年俺家吧，光錢就分了三百多元，賬全還清外，還剩下六七十元。吃的花的都有……”

“是呀！”沒等老武說完，武大嫂也高興地插上說，“那年，過年可真熱鬧哩！再不象往年冷鍋死灶的，要么沒么，俺推了五十斤麥子，割了十來斤豬肉，十來斤牛肉，又包餃子又喝酒，全家老少都穿上了新衣服，家里也真象開洋雜鋪，雨傘、雨布、雨膠鞋、熱水瓶……。公社化后，生活更美氣了。大的兩個上小學，小的一個進幼兒園，一個送托兒所。”老武笑咪咪地瞅了武大嫂一眼說：“哼！就連她也解放啦！當上了食堂工作人員……”

“看你說的……”武大嫂愛撫地捅了他一下。

夫妻的一唱一和和他們親切的舉動，惹得我哈哈大笑起來。

是的，只有經受過共同苦難的人，感情才能如此的深厚、真摯；也只有飽受過生活辛酸的人，對於今天的幸福，才能感到特別值得珍視。面對着這美滿幸福的家庭，誰不深受感動呢！

夜深了，老武的四個孩子在溫暖舒適的炕上，打着輕微而有節奏的鼾聲，一個個小脾臉都漾起了甜蜜的笑意，彷彿在慶幸自己出生在這社會主義幸福的年代。我懷着激動的心情向老武和武大嫂告別。

合作社就是家

提起王玉芳，大伙都这样議論：亏了八路軍早来到这里，更亏了毛主席号召組織起来，不的話，象她这样的孤寡人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五〇年她参加閏庆年互助組，起初还挺不放心，她怕組里种不及时，鋤不細致，施不上肥，收不到粮食，再受飢挨餓。她的顧慮不是沒有原因的。

解放前，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拉把个七八岁的閏女，虽有四亩沙地，可是老的不会耨，少的不能鋤，收成不好，捐稅却又多又重，娘儿俩省吃俭用，还是少吃缺穿。来到春天，三天两日地不动鍋灶。

土改后大家为了照顧她，分给她八亩好地，論說两口人，十二亩地也不能算少。可是她少犁缺耙，沒車沒牛，耕耨鋤割样样找人。找人种地真是胡鬧台，种不及时不說，有时地耕过了，去年的棉柴还直撅撅地长着呢；鋤过三遍的地里，草比庄稼还高，地皮比鉄板还硬，地越种越薄，她的棉花长得又黄又瘦，一棵上找不到两个棉桃。秋后霜一打，棉柴象香一样插滿一地；谷子长得更可怜了，連杆带穗沒不了膝盖，有的連穗都抽不出来，抽出来的，大的象个烟嘴，小的象个紙烟头。一亩打

出几斤稗谷。她见了人就唠叨：“土改了，别人都翻了身，就是俺这孤寡老婆子还是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日子。”的确，单干农民，尤其象她这样人家，如不组织起来，想过好日子真比登天还难。

她参加了互助组，可是这一个在旧社会里受欺挨骗伤了心的女人，对互助组也抱着怀疑的态度。

有一天，吃过早饭，她悄悄地到了棉田里，想看看地锄了没有？组里是不是会哄弄她。她刚走到地头就楞住了，她看到绿油油的棉棵长满一地，比邻地的又高又旺，她弯腰摸摸棉叶，厚敦敦的实在喜人。她踩着松软的白沙地，从地北头走到地南头，眼里望着今年的棉花，心里想着往年那又瘦又黄的棉花。地还是那一块地，可棉棵大不一样，想着想着，一种悲喜交集的感情涌向心头，她匆匆地跑回村里，见人就說：“组里种的真好，地锄得象面甕一样宜和，你找不到一棵杂草……”

她說的虽有些夸大，种的可也实在不错，因为组员没有一个耍奸磨滑的，都是起早贪黑地干。对待王玉芳都是：活先给她干，上级贷的肥料，先尽她用。

那年她的棉花长的可好了，棉桃象一串串的铜铃，远远望去，一层层青青的叶子，一团团雪白的棉絮，人人眼馋，个个夸奖，谁走到地边都要量量棉棵数数棉桃。秋后一包包的棉花背到家里，堆起来象雪山一样。那年她还收了六百斤小麦，五十斤芝麻，她娘俩这才算见到香油，吃上净米细面。

她是个爱絮叨的人，过去见人就诉苦，后来逢人就說互助组好，她简直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义务宣传员。有一次组长閱

庆年对她說：“別光說互助組好，还得感謝毛主席。”她搶着說：“俺打算过年請一張毛主席象，再也不敬神拜佛了。”

轉社的那年秋天，天天下雨，地里一片汪洋，村里牆倒屋塌，人們晝夜不安。六月十五那天，天阴的烏黑，电光閃閃，雷声隆隆，暴雨一个劲地下。她正在家罵天怨地，忽然扑通扑通几声，山牆倒了，屋簷塌了，地上水滿了！王玉芳吓得脸色焦黃，渾身打战，呆在炕上，閨女趴在她怀里直哭。在这危急的时候，社长閔庆年来了，一把把她母女拖出去。社員們也都来了。閔庆年領着社員拆掉自己的炕，弄来砖坯，找来梯子，就动手修补。有的爬上牆头，有的爬上屋簷，递坯的递坯，垒牆的垒牆，上面冒着傾盆大雨，下边踰着泥漿。风还是呼呼地刮，雨还是嘩嘩地下，可是誰也不顧风吹雨打，不一会工夫就拾掇好了。屋塌不了啦，可人也淋苦了。个个渾身是泥，衣裳上的水不住地往下滴。閔庆年那张古銅色的方臉，冻得青一块紫一块，起了一脸鷄皮疙瘩，嘴唇发紫，风一吹渾身发抖。

王玉芳看看修好的房子，又看看大伙，感激得流下眼泪。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直到如今她还是念念不忘，常常向人唠叨她的經歷，并感叹地說：“沒有合作社，誰管俺这孤寡人家。”

自留地引起的苦恼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武花园村的两个互助组合并轉社的时候。

武花园的两个互助組，自打成組，年年增产，組員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走社会主义路，光靠組不行，于是，这两个互助組便在一九五三年的春季轉成了初級社。

社員們都在欢天喜地地討論土劳分紅、农具折价、牲畜喂养、建立組織、制定生产計劃。只有陈鳳和一人板着面孔，悶悶不乐，見人也不再象过去那样的爱說爱笑了。大家都奇怪地問：“鳳和大爷的話匣子，为什么一下子关起来了？”

这个問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經为这問題愁得几夜沒合上眼。

原来，当轉社的消息，一传到陈鳳和的耳里，他的心就猛地一惊：“轉社，組不是挺好嗎？又要鬧社，誰知能鬧出个啥样子来？”

你想，有心思的人，晚上怎能睡得着？他的头刚一着炕，脑子里就嗡嗡地响起来，思想象脫了韁的烈馬，收不住了，一会想到东，一会又想到西。

“成社，土地要归社統一使用，那不是自己就沒自由了

嗎？……人心不是一样的，庄稼能种好嗎？万一減了产，一家人的嘴往哪里放呢？”一想到这，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那壮年时代一幅幅惨痛的生活画面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解放前，他沒过过一天好日子，成年累月地愁一个字——吃，都是因为沒有地。現在要土地入社，那不是又要沒地了嗎？想到这里，他暗暗地下了决心：地，是不能入社的。地不入社，别人不又要說我陈鳳和落后了嗎？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了，总算想出了一条‘妙計’——入一部分，社里不收成时，靠自己。就这样，他留下了四亩好地，自己种着。

他讓儿子在社里劳动，自己一年四季长在那四亩自留地上。

正好，四亩自留地与社里地为邻，还都是种的棉花。他怕社赶过他，就暗暗下了狠心，要和社賽一賽。

看到社里送粪，他就連忙装車；看見社里上餅，他就赶快上集去买；社里棉花耨了一遍、两遍、三遍……，他的棉花耨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不愧是老把式，棉花长得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墒壟平直，地无杂草。

忙啊，盼啊，棉花长大了。社里开始剪枝、打杈，他还是按老經驗办事，說太早了，棉花棵受伤。他那四亩棉花长得确实不坏，青枝綠叶，象小树一样。陈鳳和到地头一站，心里就甜滋滋的，喜得眯起眼睛，心想：“这棉花最少也拾二百，不比社好，也不孬起社。”俗語說“人逢喜事精神爽”，一高兴，鳳和大爷的話匣子又打开了。見人两眼眯成一条縫，說：“看，我的

棉花长得怎样？”或者：“咱的棉花比社的差远了。”他还故意卖俏呢！

但，他高兴早了。

夏季，雨水勤，三天一大下，两天一小下。社里人多，活儿抢着干。苦就苦了凤和大爷。他一个人本来忙的就够呛，一下雨就更糟了。几天连阴雨，棉棵长了一人高，挤得透不过气来。

一晴天，他叫儿子下地，儿子说社里活忙；叫媳妇，媳妇说离不开家。老头子火了，赌赌气一人下地了。剪枝、打杈，累得满头大汗，饭也顾不得吃。忙啊，忙啊，总算忙得差不多了。可是迟了。三天没过，棉桃落了一地，只剩下几个小桃桃在尖上东搖西摆。

陈凤和一看到这种情况，他那大而多皱纹的脸又绷得紧了。一会儿变得铁青，一会儿变得煞白。他那粗壮而有力的两条腿，一下子失去了力量，软绵绵的，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手紧紧地抱住脑袋，耳朵里象有十八面铜锣在一起敲一样，乱哄哄的。一个个责备的声音又出现在眼前。

社长那宏亮的嗓音在说：

“凤和，你不要再对社不相信了。党早就说过，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好。”

又好像儿子、媳妇也在埋怨：

“爹，听社长的话，把那四亩地交给社吧！自己种，种不好，会两头落空的。”

想到这些，他两手用力揉了揉脑袋，忽然觉得地皮烫人似

的，猛的一下子跳了起来，心里象喝了一碗辣子水一样地发烧。他呆呆地站着，望着那不争气的棉花。忽然，他弯腰拔了一棵棉花，拿在手里，气得浑身发抖，一伸手，甩得老远老远的，嘴里骂道：“滚你娘的蛋！”

秋收了，社里棉花每亩四百多斤，而他那四亩，拾了还不到三十九斤。

秋收后，鳳和大爷又在社里赶車了。他把社里的一車車雪白的棉花送到售棉站。从此，他的‘話匣子’又打开了。

割掉資本主义的尾巴

——一輛小胶皮車的故事

从支部書記那里，我知道了公社模范飼养員华寿玉和他的小胶皮車的故事。

当天晚上我訪問了这位老人。我一进門，他就热情地招呼我坐近爐旁喝茶取暖。

老人家五十多了，高高的个儿，显得挺壮实，談起話来，有板有眼，真是一位健談的老人。

一九五六年冬天，气候異常的寒冷，尤其是雪后的北风，更显得残酷无情。飼养房里的牛群冻得直打战战，一个劲地往一堆挤。几头老牛連病加冻，草料不入，湯水不飲，臥倒就起不来。一夜工夫死了两头。飼养員正愁得沒法，华寿玉来了。他仔細地察看了牲口棚和耕畜病、冻的情况，馬上进行了隔离喂养。有病的灌药，长癩的治癩，冻坏的取暖。……不几天，全好了。社員們很感激他，社委会表揚、奖励了他。从此，华寿玉老人便担任了喂牲口的組长。組織信任，社員爱戴，他决心把牲口喂好。經他一冬的管理和喂养，个个体壮力大，保證了第二年的春耕生产。就在那年，他当选为社里的模范飼养員。

这位老人不光热爱饲养工作，样样事情他都表现了以社为家的思想。誰要說合作社不好，他就生气，非和你吵一架不可。

一九五七年夏季，城里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声浪传到了农村，不明真相的富裕社員在坏分子的煽动下，曾刮起了一股鬧退社的歪风。其中就有华寿玉的本家华文山。华文山借口“入社不自由”攻击过合作社。这件事可把华寿玉急坏了。他首先貼了华文山的大字报。又在社員大会上和他展开了面对面的辯論：“你說入社不自由，我問你，过去你穷的連个媳妇也娶不上，年年吃不飽穿不暖，春夏秋冬給財主們打短工、干零活，那时你自由嗎？現在你全家穿上了洋布，家里摆着茶壺茶碗。你好好想想，把今天和过去比比，哪好哪坏？平常你就不好好干活，光想沾光取巧，說落后話，反倒說入社不自由，我看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痛！”

別的社員也你一言我一語地批駁华文山的錯誤言論，直說得华文山慢慢地低下了头。

华寿玉沒入社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他是村中有名的“老糊涂”。

一九五四年秋，大华庄第一年鬧社，全村入社了一大半，他沒参加。第二年轉成了高級社，起初，他还是单枪匹馬地自己干。

“那时候我真不認合作社好。我心里想，我人口不多，九亩好地，一条牛腿，赶着个小胶皮車，忙了，在地里；閑时，跑买

美。有吃有花，小日子过的挺‘寬裕’，社再好，我不眼饞。”他喝了一口茶水，接着又說下去，“社办了一年多，好处我是看到啦，說真的，心里也有点活动，可就是舍不得那輛小胶皮車。給老伴商量了半夜，第二天，我就找到社长报上了名，把九亩地、一条牛腿交給了社。”看样子，这时他有些难过，咳嗽了两声，又說下去：“吃亏就吃在这輛小胶皮車上啦，因为它，地入社了，我人沒入社。人家沒黑沒白地在地里劳动，我呢？拚命地搗古买卖。秋后一分配，洋鬼子看戏——傻眼啦！这家二千分，那戶三千分，我还不到一千分。头一个領到了‘缺粮証’。这时孩子也埋怨，老伴也嘟嚕，我心里乱成一团，这咋有脸見人？对不住毛主席呀！”

“起先，社員們說我入社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土地交社种，自己搞資本主义，小鷄綁到門坎上，里外叨食。我哪能服？不管你們怎么說，我心里有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烧。’你干你的活，我做我的买卖。錢也賺了一些，随有随花，不頂事。自打社里公布了分配賬，我才認識到，吃了資本主义思想的亏。……把小胶皮車交給社长。才算割断了資本主义的根。”

“你这一步棋算走对了。”我一句話还没說完，华寿玉怪不好意思地又插上啦：“哪里？糊涂了二年才赶上来。就是‘跑步’我也寻思着对不住毛主席。”

一个普通的饲养员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王守义离开了农业社的办公室，心里乐滋滋的。他回味着党支书的话：“守义，有人说：‘牲口一入社就掉膘。’你当饲养员以后，我相信你一定能把牲口喂得胖胖的。因为你是管理牲口的老行家。”党支书简短有力的话，他越琢磨，劲头越大，恨不得立刻把牲口喂肥，叫那些说风凉话的顽固疙瘩看看，到底合作社能不能把牲口喂好。

回到家，几乎和他女人吵起来。她说：“当饲养员，一年四季和牛马混在一起，弄得浑身又臭又脏。活又苦……说么咱也不干！”他坐在炕沿上，叭嗒叭嗒地抽着旱烟，慢悠悠地向她解释：“这是咱社的事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你嫌脏，我嫌臭，叫谁干？”可是，咋说也不行，他女人越嘟囔越厉害了。

王守义为人厚道，是个硬性汉子，不爱多说话。看样子，笨手笨脚，可是心里有数。所以对他女人的叫嚷也不顶撞。

在旧社会里，贫寒的雇工生活培植了他深厚的阶级仇恨。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事实使他坚信：听党的话没错。党交给他的事情，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办到。你想，他女人怎能动摇他的决心呢！

两个人喂养三十多头牲口，忙的够呛！守义又决心把牲口

喂壯。因此兩人起早摸黑，鋤草、拌料、推土、出糞，把個大牛棚打掃得干干淨淨，找不到一點糞便，聞不到一點臭味。不到三個月，牲口肥的圓鼓溜的。再也聽不到富裕戶的噉噉喳喳。他從心眼里高興，小烟袋掖在腰里，干的更起勁了。

不料就在開春不久，兩頭馱子癩瘡復發，很快傳染了七頭。這幾頭馱子慢慢地掉了膘。不願牲口入社的富裕戶又嚷開了，有的要把牲口拉回去。王守義聽了又氣又急，不分黑白地給病馱子洗瘡搽藥，兩眼熬得發紅，弄得自己渾身都是馱毛，所有的心思全用到社里的牲口身上。回家女人還給臉子看，說他發了瘋，衣服脏了也不願給他洗。這一些他全不管。他常想：“女人家，一時轉不過彎來，不能和她治氣。”

他女人看來很潑辣，但心地善良，在生活上很體貼王守義。有時她心里想：“俺那個他真行！辦起事來對自己對大家都有利。”近幾天來，看守義瘦了，心疼得象針尖扎的一樣。可是又沒有充足的理由不叫她男人干飼養員。有一天，直到天黑，守義又沒回家吃飯，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把飯燒熟了，端了送去。

守義正在燈下很小心地給馱洗瘡換藥，一不注意，觸着馱的瘡傷，它后蹄蹬地。守義忙給它撓撓，然後馱子又若无其事地甩着尾巴。他宛如母親在侍候孩子那麼經心，根本不知道他女人在他身旁。

他女人看着他黑瘦的臉上，眼睛顯得大了。於是小聲說道：“飯送來了，吃吧！”守義“嗯”了聲，仍繼續給那馱子換藥。

眼看着要被爛死的馱子，經過守義的精心治療、白黑的喂

养，现在又上膘啦。社员们都說他是牲口的好医生，是模范饲养员。就在这年冬天，他第二次出席县劳模大会。

去年正月初三，社员们吃完送年饺子，都拉着牲口下田耙地去了，圈里只剩下一头快生产的母牛。一个爱睡懒觉的年青人来晚了，吵着要拉去送粪。守义死活不放。那年青人是个精灵鬼，肚里点子多，假装走了。守义才回家吃饭。

一碗饺子还没吃完，年青人连跑带喊：“降小牛啦！”守义丢下饭碗，就向棚子里跑。那个年青人又喊：“降在路上！”

这时守义气的脸色青紫，嘴里骂着：“你这个小子，什么时候把牛牵出去的？”他拿了把小刀，跟着那个年青人飞快地向庄外跑去了。腰里掖着的小烟袋，不知什么时候也跑掉了。

小牛犊蜷曲着躺在冻的邦硬的路上，全身冰凉，母牛趴在地上，扭着头吃力地舔着小牛犊。守义摸摸小牛还有口气，剪断脐带，立刻脱下过年的新棉袄，把粘呼呼的、血迹斑斑的小牛抱在怀里往回就走。那个年青人牵着母牛跟在后面，激动地流着眼泪，心里想：“我作错了一件事情。”

回到牛棚，那个年青人把母牛拴在柱子上，喂好以后就走了。守义把小牛放在炕上，用棉袄、棉被盖好，又给母牛披上自己的褥子，生火烧炕给小牛取暖，等一切都安排好了，小牛仍是迷迷糊糊。他心里想：“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合作社最缺少牲口。如果这头小牛死了，给社造成多么不好的影响呀！党支部书记叫我把牲口管好。这是我的责任，不能叫小牛死去！”一会儿，小牛呼吸正常了，他才感到身上一阵阵寒冷。

中午，他女人从田里回来，听孩子说，爹还没吃早饭，他女

人就把餃子放在鍋里用油炸的焦黃，端了送去。一進門，她看到在炕上站着一個活潑亂跳的小黃牛，怪叫人愛的。又一轉眼，看到一個滿是血迹的新棉袄，在炕的一邊。她又喜又氣地看了守義一眼，說：“餃子，吃吧！餓死、凍死也不吭聲！”說着又把自己的袄脫下來，披在守義身上。

他女人臨走時，回過頭來，說道：“你的小烟袋，我拾到了，給你！”

王守義看着她走出了門，就坐在牛棚里的炕沿上，津津有味地抽着小烟袋，看着炕上的小牛，心里一陣喜歡。

老树新花

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武花园村都要举行文娱晚会。一九五七年的文娱晚会，本村的，外村的，观众特别多，因为人们都传说，武花园出了个好演员。

晚饭后，早来的人把好地方占光了。后来的人只好挤在后面，站到自己的车子或凳子上。有些大人就把自己的孩子扛在肩上，脖子伸得长长的。也有些人干脆爬上了大树和墙头。

晚会的节目很多，如“合作社就是好”“撒大泼”等等，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最受欢迎的还是“小車舞”。原来“小車舞”的主角，是个今年六十二岁的軍屬老大娘演的。她一出台，观众馬上静下来。人们的眼睛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观众们看着她那逼真的表演，就小声地谈论起来：

“人家三大娘真行，六十二了还跳舞！”一个青年妇女说。

“八十二也能跳，这就叫人老心不老。”一个老头撇着八字胡，头也不回地接着说。

“看这样的戏，比看梅兰芳的戏还过瘾呢！”

“成立高级社以来，武花园的新人新事够演一伙的！”

“演不演的，没见过没牙的人演戏！”

“老大娘，这就叫百花齐放，世变人变思想变！”一个干部

也参加了議論。

大家正談着，“小車舞”演完了，接着是热烈的掌声，伴随着出自肺腑的叫喊：“再演一遍！再演一遍！”

跳舞的这位軍屬老大娘名叫华振兰。解放前她可真吃够了苦，一年到头穷的叮当响。华大媽常望着自己的孩子，对老伴說：“过这样的日子，还不如死了好！”穷人过春节，就是过难关。正月初一，富人欢欢喜喜在街上看节目，穷人哭哭啼啼在家里活难受。不管街上怎样熱鬧，华大媽也无心过問。有年冬天，一家六口人，白天吃不飽，晚上盖一件棉袍子，个个冻得縮成一团，只得下炕烤火。解放后，她家的生活翻了好几番，不愁吃，不愁穿，全家乐的心花开。尤其是华大媽，由愁眉苦脸，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有时办事，就象小姑娘一样天真，好象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了她真正的童年。她的小儿子在一九五五年被批准服兵役后，更把华大媽乐坏了，整天笑哈哈乐滋滋的，吃起飯来也格外香甜。

一九五七年秋收以后，武花园俱乐部就准备春节文娱晚会的节目。有一天，华大媽到俱乐部去看熱鬧，正赶上业余剧团排練“小車舞”，这个舞的内容是給軍屬拜年送礼。那个扮演軍屬老大娘的演員，就是做不好老太婆的动作。华大媽看了，从心里替她着急。她就問：“这个角唱不唱？”站在旁边的人告訴她：“不唱，只是比划比划就行了。”华大媽回到家里，心里想：象我这样的人，在旧社会，人家都瞧不起，現在咱也要出出头，露露面，为我們的好生活乐一乐！于是就偷偷地表演

老太婆的动作，自己演，自己看。最后，她認為差不多了，就跑去俱乐部主任，要求参加俱乐部。她說：“俺看了‘小車舞’，心里好高兴呢！主任，你看我能不能演个老太婆呀？”主任一听，很惊讶地看着她說：“你——想演戏？”周围的人也停止了各种动作，看着华大媽。“哎呀！老沒有牙啦，还想来个老来少！”不知是誰，在她背后喊了一声。可是，华大媽沒有理睬这句话，一本正經地对俱乐部主任說：“沒牙的人，演沒牙的角。行不行，試試看！”

“試試看！”

“来，試試看！”

几个人也附和着說。

这时，华大媽就参加了“小車舞”的排練，一試还真行。第一次就得到了大家的好評。剧团里的人都說：“老媽媽演老媽媽，真是个好办法，省得学动作。”这样，华大媽的干劲更大了，不几天就学会了“小車舞”。

当文娱晚会开始的时候，华大媽打扮成一个軍屬老大娘，乐得前仰后合的。上了台，她扭起来很自然，她知道，台下都是熟人，誰也知道誰的脾气，所以也不怎么害怕，只是想：如何把解放以来，所有的欢乐都在大家的面前表現出来。因此，“小車舞”演的特別精彩、活泼，人人拍手叫好。在观众的掌声中，不得不第二次出演。从此，人們都說，武花园添了个新演員——“老来少”。

六亿人民一条心

入夏以来，六十七岁的尹恆恩老大爷，心里总是乱腾腾的，成天拄着拐杖，进进出出，到处留意打听。从儿子嘴里，知道个三言两语：城里出了右派，要造反，说咱合作社搞糟了。看看村里的地主尹裕凤，拿着报纸，摇头晃脑，老大爷更是气愤。社员们都说：“右派没好的！”“右派到底是啥样的？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和别的社员一样，尹大爷恨不能进城去看看这些没良心的家伙。

那是八月底的一天，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太阳火辣辣的，又闷又热。社委会后院里挤满了人。往常开会总是吵吵嚷嚷，今天开会可挺严肃。

县工作组陈同志以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右派的反党阴谋。他最后说：“右派分子就是一群牛鬼蛇神，他们趁党整风的时候，起来反对党，破坏社会主义。右派是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尹大爷全神贯注地听着，好象不愿放过每一个字。他的脸一忽儿激动，一忽儿气愤。年青小伙子更是放开嗓子，高喊口号，举拳宣誓。

当天晚上，尹恆恩老大爷心情总是安不下来，在屋里来回慢慢地踱着。过去的一切又都涌向心头。

四十多年前，那时他不过二十来岁，为了糊口，跑到青島，在輪船上当修理工。經受过德国、日本、美国、国民党形形色色資本家的剝削和压迫，什么苦头沒尝过？老伴害病，沒錢求医，眼巴巴看她死去。那时，眼泪只好往肚里咽。好容易盼到解放，一九四九年打从青島回乡，分到了土地和房子。現在，儿子成了家，日子过得一天强一天。想到这里，心里乐滋滋的，眼睛不自覺地望着墙上毛主席象发笑。

生活一好过，劲头也足了，搞互助組，鬧合作社，事事他都跑在前头，人們都說尹大爷是“老积极”。单說一九五四年服兵役，有些人还想不通，当时他就亲自領着独生子上区委，好說歹說要送子參軍。有人問他：“为啥这样？”他摸一摸胡子回答：“保卫咱幸福生活唄！”可是，今天居然有人要破坏这个幸福生活！他觉得比割身上的肉还痛。

“不！絕不能叫坏人得势！”他的心又剧烈跳动起来。

“該咋办呢？”他苦苦深思着。

第二天，尹大爷拄着拐杖上区委去了。老远看見：区委会大門口、树蔭下，站了不少的人。他穿过人群，跨进大門。院內的石磬上、牆角下、門洞里淨是三一伙五一堆的人群。

“俺要找党委！”杂乱的人群声中，尹大爷顫动的声音恳求着工作人員。

“俺也要見区委！”

……

人声响成一片。楼上，区委正在研究当前农村大鳴大放、大辯論問題。“出了什么事？”区委同志全都一惊。王开勳秘

書不由地連忙下樓，察看究竟。

大伙儿看見王秘書來了，就紛紛爭先恐後，手舉決心書、血書，包圍上去。

“讓開點兒，先讓俺交決心書！俺一口氣跑四十里地，是代表俺村來的！”三家王莊青年小五，撥開眾人擠上前去。

群眾這種自覺的行動深深感動着王秘書。他伸出雙手向大家握手，問候。

“要求黨委讓咱民兵到城市去保衛工廠，保衛領導，保衛積極分子！”尹序義、王玉洪莊嚴地表示。接着，尹序義慎重地交上了自己的血書，說：

“王秘書，這是我的血書，也是我的決心！”

婦女們响着清脆的聲音：“服兵役不要俺婦女，這次怎麼也得讓俺去！”

人人高舉拳頭，個個叫着、嚷着。區委門口象一鍋熱水，沸騰開了。

這時，李書記和另外幾位區委同志也紛紛下樓，走進人群。尹大爺緊緊攥住李書記的手，嘴唇微微抖動着。看得出來，他很激動，他困難地只講出這麼一句話：

“李書記，俺要看看右派分子的心是多麼長的！”

李書記扶着尹大爺，看着大伙兒：人群里有從北辛莊、華莊、宋莊、三家王莊三四十里地趕來的群眾；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咬破指頭寫血書的民兵，有小腳的女人……這動人的場面，感動得他眼眶潮濕了。

“父老們！放心吧，咱們有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右派是造

不了反的！”李書記頓了頓又說：“黨在农村根扎得很深，政權握在咱們手里，六億人民一條心，咱們一定能打垮右派分子的進攻！黨也永遠保護着你們……”

他的話還沒落音，人群里響起巨大的回聲：

“黨保護咱們，咱們一定保衛黨！”

這聲音，象春雷轟鳴，象海濤洶涌。這聲音透過圍牆，穿過田野，划破長空，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回蕩着。

太陽西沉了。滿天燒起了誘人的晚霞，大地沐浴在燦爛的金光里，使這八月黃昏的鄉村充滿着歡樂和力量。區委同志們望着遠去的人們，臉上浮現出驕傲的微笑。

万民欢騰

——記尹集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尹集、胡集两个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浸在大丰收的喜悦里。

以冲天的干劲艰苦奋战了一年的农业社員們，正在收着丰硕的成果。生产捷报如同雪片一样，从各个社飞向乡党委、县党委。人們在这丰收的时候，沒有滿足，他們在想着怎样进一步創造奇迹，讓社会主义早日建成，讓共产主义早日实现。他們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要办工业，要发展多种經濟。要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組織形式。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向全国人民說：“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广播、报纸把党和領袖的号召飞快地传到全国各地。在尹集、胡集乡的人們中間也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們从自己的亲身体驗中坚信听党的話沒有錯。土改时，跟着党斗垮了地主，翻了身，真正变成了人；接着，党又領導了自己走上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去年又領導了全国人民大跃进，創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使人民得到了丰衣足食。今天，党又举起人民公社的紅旗，他們立刻跟上去，誰也不愿落后一步。

自从社里干部把在本地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和決議向大

家传达之后，馬上出現了一个討論的热烈場面：从党团小組到各个家庭，从街头巷尾到地头田間，到处都在激烈地爭辯。小伙子越辯越有劲，老人們心里的疙瘩一个个被解开，妇女們欣喜自己从鍋台、抱孩子的事务中解放了出来，和男人們一样，到田野上去，为社会主义貢獻力量。人人笑逐顏开，个个都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一句話道出尹集、胡集两乡三万多人的共同的心声：“听毛主席的話，更上一层楼。”

两乡的人民都急待着公社成立，这一天終於来到了。九月五日，两乡合并成立的尹集人民公社誕生了。尹集、胡集的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这天，半夜时天好象就亮了。太阳还没有爬上地平綫，各村的男女老幼都吃过了飯，換上了干淨漂亮的衣服，姑娘們精心打扮着，准备参加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通往尹集的各条路上都涌着人流：騎車的，步行的，妇女們抱着孩子，老爷爷領着小孙孙，三三两两，成群結队。队伍里数百面紅旗在晨风中招展，各种各样的模型、巨匾高高地举在人們的头上。匾上斗大的金字閃閃发光，耀人眼目，就連太阳也显得格外鮮艳、灿烂，喇叭、鑼鼓声合着人們的歌声和欢笑声，道路上沸騰起来了！

这时，整个尹集都打扮起来了。家家戶戶都插上各色彩旗，街头搭起象征万年长青的松柏彩門。会場設在尹集的高唐三中的大院子里。院子的一头搭起高大的台子，台子上正面挂着巨幅国旗和伟大領袖毛主席的象。台子下紅旗林立，翻起紅色的波涛。离开会時間还很久，人們就都齐了，挤滿了整

个大院子，墙头上都爬满了人。

参加大会的共一万八千多人，占了两乡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红庙庄有两个老人都七十多了，生着病，前天晚上还在家里呻吟，今天也来了。谁不想参加这个大会呢！

大会宣布开始，首先是游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人的心都沸腾了。红旗翻动了起来，到底有多少面，数也数不清。口号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尹集。

那边秧歌队扭起来，彩绸连成一个个花环，高跷队来回欢跳着，花鼓响得不分点数。你看见没有？扭秧歌的一位大娘都六十多岁了，这边撑花船的大爷七十多了。他们活了这几十年来了，经过了多少朝代，从没过过这样的好日子，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这样欢腾过。今天，社会主义把他们变得更年轻了，谁不愿意来痛痛快快地歌舞一场？今天，美好的新生活，象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升起来了。

游行队伍举着自己丰收的成果欢腾着，棉桃大的象皮球，棒子一丈长，这是他们的丰收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在人民公社的红旗下面，争取获得更大的丰产果实。

欢乐的心情表达在歌舞上，丰硕的劳动果实高举在手上，豪言壮语写在巨匾上：“要叫三山五岭让开道，叫大地献宝！”“天不下雨地不旱，引水灌田还发电。”今天，几千年来的贫困一扫而光，几千年来的忧愁、饥饿消除净尽。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之奋战了几十年的美好生活，即将来到了！

欢腾的人们静了下来。党委王书记开始讲话了。他宣布

尹集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万人的掌声春雷一样地响了起来，口号声真要震破了天。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诞生了，尹集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

紧接着是社员代表发言。

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把一位位代表拥上讲台。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讲话声音比任何时候更宏亮，有的眼里噙着欢乐的泪花。他们代表了这个公社三万多个社员，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坚决跟党走，永远跟党走，办好我们的人民公社！”

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到晚上六点。晚上，高唐评剧因为他们作了祝贺演出。人们刚放下饭碗，又涌向了会场。尹集的黑夜也和白天一样沸腾着。

尹集、胡集两乡的人，子孙百代都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这一天，他们开始走上更新的生活。这一天，成立了尹集人民公社！

牵着黄河来高唐

深秋的早晨，红艳艳的太阳，刚露出笑脸。高唐县那条长长的人造河，象一条俊俏的银龙，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明澈的光亮，穿过绿葱葱的田野，绕过一个一个村庄，向北滚滚流去。

河两岸，一片片白花花的棉田，又高又大，象无数的棉树一样，造成一片白茫茫的棉海。听，在这雪白的棉田里，传来了一阵一阵的欢笑声。是谁在那儿唱起“河南梆子”来了，嗓子是那样清脆；是谁在那儿唱起了优美的山歌，声音是那样响亮：

办起公社力量强，
牵着黄河来高唐。
黄水来浇高唐田，
再也不怕天干旱。

高唐处处是河网，
盛产鱼虾丰产粮。
丰衣足食光景好，
人人感谢共产党。

看吧！净是那些正在收获棉花的社员们。他们在愉快的歌声中，收获这一年奋战的成果。

公社的大车，满载着雪白的棉花，一车接着一车，象一条

白色的长蛇，沿着新修的公社大路，沿着美丽的人造河畔，咕咚咕咚地向社里运去。

人们看到今天巨大的变革，会情不自禁地回味起过去的情景：

天灾人祸逼人命

在旧社会里，高唐县一遇到旱灾，就会饿死成群的穷人。一九四二年遇上了大旱，太阳象火球似地烤着大地，一走进田野，象进了酷热的大铁笼。庄稼枯干了，棉花稀稀落落的不到半尺高，一株只结一二个小小棉桃。人们无法，只好从村子里往田里挑水，家家大人孩子，有的挑着桶，有的拿着盆，一桶桶一盆盆地往田里送水。井水一会就挑干了。

水啊，水从哪里来呀！人们连脸上的汗水都舍不得滴在田地外边。

浇的那点点水，一会就被烤干了，玉米卷起了叶子，谷子歪倒在田里。

多少穷人活活地饿死了！多少孩子失去了妈妈！到处是饥饿，到处是流浪。

吴春荣的祖父给地主扛活，地主在平日里不让他吃饱，在天旱的时候，连米糠不舍得让他吃。他的全家大小六口人，眼睁睁地挨饿。春荣的祖父，向地主要点糠菜充饥，地主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打了一顿，他一气，吊死在地主的马棚里。

他死了不久，春荣的妈妈和弟弟又活活饿死了。

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窮人哪里有活路呢！

洪水冲走丰收果

一九五三年，这里已成立了初級社。

七月里，谷子熟了。

太阳，多好啊！把谷子晒成一片金黄。

秋风，从黄河边上吹来，吹到谷田里，金色的谷浪，漾起了鳞状的波纹，沉甸甸的谷穗儿摇摆着，社员们高兴地说：“秋风吹籽粒，到时候了！”

没过几天，天空突然阴下来了，黑压压的乌云满天盖地，把整个高唐笼罩得昏昏沉沉。一阵冷风吹过，后面跟着一场瓢泼大雨。村庄里，田野里，立刻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洪水无情地滚滚横流，水面上漂起了一片片谷子，一片片高粱。

党领导着人民战胜洪水，组成了排水大军，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来抢救被洪水冲走的果实。

人们把捞起来的谷子、玉米，放到大瓷缸里，一缸缸浮在水面上，推回社仓。

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战胜了洪水。但大部分丰收的果实被洪水夺走了。

引来黄河水 幸福万万年

一九五八年初秋，又出现了旱象。雨，三个月没下了，田

野里那稠密的水井，快要干了。

滿坡棉花，一串串含苞待放的棉桃，只要水一來，就會立刻怒放。滿坡的玉米棒子，象胳膊粗，只要一頓飽水，棒子上就會長滿密麻麻的玉米粒。

社員們異口同聲地說：“今年的庄稼真好，就是缺水。”

是的，今年的庄稼，是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成長的。在這公社成立的前夜，各个高級社，在党的领导下，已經開始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土地得到了深翻密植，肥料又是那么充足。

可是誰會想到天會这么旱呢！

這時，社員們都擔心着今年的收成，擔心着今年的小麥能不能種上。

在這緊要的關頭，高唐县委送來了“及時雨”。號召全县社員，辟開大地，把黃河水引到田里來；党號召全县社員攥成一股繩，七天內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全县挖河大軍迅速地組織起來，豪迈的挖河工程開始了。

工地上到處是紅旗，到處是勞動的人流。迎風招展的紅旗和勞動的人流，象一條巨龍，橫貫高唐县南北。

看，那巨大的標語：

“辟開大地的胸膛，把黃河牽到高唐！”

“七天任務，三天實現，要叫黃水灌良田。”

廣闊的田野上，扎下了勞動人民的營寨，第一次勞動就是夜戰。

天上有無數的星星，地下有數不清的紅燈，紅旗迎着晚風

呼啦啦地飄動，人們舉起了鏟頭，掄起了鐵鍬，眼看着大地被辟開了，長長的河溝和河壩出現了。這時，小伙子們架着小車，推着滿車泥土，象張了翅膀似的，擁上了“河壩”；姑娘們抬着大筐，象穿上了飛鞋。公社體育學校的學生們干得更猛，劉愛榮這個十七歲的小姑娘，光着腳板，抬着大筐，比男社員跑得還快。她腳上磨起了泡，手上磨出了血，一點不叫苦，以百倍的勁頭干呀，干呀！

嘩嘩嘩下起大雨了。領導上讓大家到帳篷里避雨，大伙兒都干上勁來了，哪里肯去呢！大雨淋透了他們的衣服。小伙子們脫下了淋透了的衣裳，光着身子在大雨中干。姑娘們的頭髮被雨水淋得吧嗒吧嗒滴水，連口都不能張。他們忘記了一切，冒着大雨干個不休。

雨停了，他們干得更歡了。一直干了一夜一天。體育大學奪來了一面流動紅旗。

武花園的青年們，沒奪來紅旗，感到十分不快，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能給武花園丟人，一定要把紅旗奪過來！”

“咱們今晚上就干起來！”

“晚上干？領導上已經下了命令，誰也不許干，要好好休息。”

“是啊，領導不讓晚上干怎麼辦？”

“咱們偷着干！”

“偷干？領導發現了會批評的。”

“等領導睡了再干。”

“對！”

晚飯後，武花園的青年們，都鑽到被窩里裝睡，十點鐘後，

领导睡着了，他们一个个悄悄地爬起来，拿起了工具，偷偷地奔到工地。

月光下，他们干得可欢哪，一直干到鸡叫，才跑了回去，悄悄地鑽进了被窝。

天刚放亮，大伙儿就奔上了工地，武花园的青年又和大伙一起干将起来。

大家越干越猛，人们拉着车子拚命地跑，有的把粗粗的拉车绳都挣断了。武传斌架着装满八百余斤重泥土的车子，不用人拉，自己推着呼呼地跑。

这一天武花园和体大一样，都夺得了红旗。

三天三夜过去了，一条八米宽七米深横贯高唐南北的大河挖成了。

河水流进了棉田，一串串棉桃开放出雪白的大花朵。

河水流进了玉米田，胳膊粗的棒子上结满密密的玉米粒。

河水流进了深翻后的田地，社员们在这浇透的田地上，撒上了密密层层的小麦种。

一眨眼，小麦长出来了，这又青又密的小麦，真象碧玉一般，鲜明透亮，多么惹人喜欢哪！

清清的河水，尽情地歌唱吧！歌唱这多少年来呻吟悲歌的村庄变成了幸福的乐园。如今，老天就是十年、二十年不下雨，这儿照常是米粮川，照常是白花花的棉海。如今，再大的洪水，也淹不了这里的村庄，这长长的人造河既能抗旱，又能防水排涝。

清清的河水，尽情地歌唱吧！歌唱伟大的党，给高唐人民送来了万年的幸福。

土专家解决大問題

——一个老农研究員的自述

我今年五十五岁了，已經是土埋半截的人了。世間什么事沒经历过？棉花也种了四十多年，自己觉着知道的东西不少了。可是，去年大跃进以来出現的那些奇迹，却真使我惊喜地連觉都睡不着。

一九五八年五月份公布了社会主义总路綫，党和毛主席号召大鬧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社党委响应了党的号召，办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开展农民办科学的活动，把当时在俺社的几个省农科所的下放干部也調了去。当时我們农民誰不高兴啊！心想：这会可好了，有了那些懂科学的人指点指点，还怕庄稼不丰收？可是万万想不到他們竟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有一天，我正在試驗田里耨地，单社长走过来对我說：“传海哥，咱社决定成立个科学研究所，你是种棉花的老手，經驗丰富，所以社里决定請你来作个科学研究所。”他說的那么認真，看样子一点也不象是开玩笑。当时我心里打了一个“良儿”，这怎么能成？別人不知道，难道你社长也不知道？我武传海砸了一輩子土坷垃，斗大的字不識一簸箕，嘴唇比棉褲还厚，怎么能当研究所？嘿！說句不怕見笑的話，就連“科学”这

两个字是什么样，我都不認識哪！怎么能去研究它呢？所以我就說：“不行呀，社长！別开我的玩笑啦！要講种地，我用不着說假話，是懂得一些，可是摆弄科学这玩艺，那可不是你大哥的事了。”

可是，說什么也推不开。这天晚上他又来找我，他說：“搞科学有什么难处？什么是科学？能想办法种好庄稼，增了产就是科学。难道你这种了四十年地的老行家反而不如那些一天地也沒种过、只讀了几年書的小青年？”又說：“去年咱社的棉花高产試驗田是誰种的？不是你传海哥嗎？”这几句話把我說动了心，我这人好胜，經不得激，心想：可也对，多产棉花就是科学。有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別人能搞，为什么我这种过几十年棉花的倒搞不了？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于是我就答应了：“行啊！我就当当这个‘科学研究员’吧！”

时间是六月了。棉苗子呼呼地起来了，真是又齐又旺，白花紅花开了一大片，叫人看了真高兴。不过这时候我心里却不怎么轻松，因为棉花这东西和别的庄稼不一样，开了花，結了桃，可不一定能收到棉花。种棉花的人都知道：花是开了，可等不到結桃就掉了；結了桃等不到长大就掉了。一百个花桃掉七八十个是常見的事。下場大雨，雪白的花落了一地，叫人看了多么心焦啊！蕾鈴脫落治不了，种子、肥料和以前的一切工夫就都白搭了。这就是我当上研究员后，碰上的第一个大科学問題要解决。

乡党委說，解决蕾鈴脫落是棉花科学研究中的大尖端，指示我們，一定要攻下这个科学关。我們接受了这个又光荣又

艰巨的任务。当时还有一伙人说什么“落铃是世界上多少科学家搞不了的事，你们能怎么样？”“种棉花还有不脱落的？没听见”等等的話。但我们沒管他們，劲头十足。“世界上很多創造发明不是中国人搞的嗎：我們为什么不行？只要听党的話，一定会成功。”正巧这时候毛主席視察山东农科所，对棉鈴脱落問題很重視，号召我們想办法制止棉鈴脱落。这更鼓舞了我們的干劲，下决心攻破这一关。

从此，我們白天黑夜地研究，有时为了进行观察和管理，往往天下着大雨，也整天蹲在地里，渾身淋得象个落水鷄。党委書記王金涛同志亲自挂帅，冒雨和我們一齐干，更大头鼓舞了我們。

我們的干劲越来越大，单立芳同志好几次跑到地里逼我回去，我問他干啥，他說：“还說干啥呢，你看你的嘴唇都紫了。”我說：“叫它紫去，只要能研究出办法来，就是发黑也行。”

我們开始摸到了門路，根据过去的經驗，每逢下过雨，地里蒸人很厉害，薺鈴这时也掉的特別多。这时候，如果接着耨地，掉的就会少一些。我和紅专学校棉花系主任曹和光同志一起研究，才知道了雨后耨地所以掉的少，是因为減少了水分大量蒸发产生的高溫。打那以后，每逢下过雨，我們就馬上耨地。后来我們进一步观察，发现阴暗的地方比光亮的地方掉的特別厉害，于是我們創造了拉繩井壟的办法，施行人工通风透光。这些办法管了些事，但还不是根本办法。为了研究出最好的办法，我們把上下工時間都打乱了，每逢下雨，別人往家

跑，我們却往地里跑。

有一天，天上下着鞭杆子雨，我們跑到地里，曹和光同志想到要觀察着雨的花和不着雨的花的不同反應，把自己身上披的雨衣脫下來遮在兩棵棉花上，自己站在雨里挨淋。雨過一看，着雨的掉了一大半，沒着雨的全都好好的。這次收穫很大，我們發現了棉花脫落原來是因為花粉遇水遭到破壞，不能受粉產桃而脫落。這下可好了，我們找到了保花工作最重要的辦法——防止雨水淋入花朵。我們想出了結合天氣預報，在雨前組織力量，把初開的花朵用綫扎起來。這很管用，但太費時間了，四個人一天才扎一畝地，不能在大面積上使用，不能在接到預報和下雨前很短的一段時間內結扎好。我們又研究了提高效率一倍的用竹簽夾的辦法和用化學膠水粘的辦法。這樣我們終於解決了保花蕾的問題，創造出“封閉花冠”這一有效的辦法。

以前俺這裡是個偏僻的地方，可現在却辦起了科學研究站，還解決了大科學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奇聞吧！我當上了研究員、士教授了，這也是奇跡。每逢想到這裡，我心里就念叨：黨啊，毛主席啊！在您的培養下，作出了些工作成績。但我們不滿足，這些在我們看起來，還剛剛是開始呢。我們要作出更大的成績來，您等着我們的好消息吧，我們還要到北京去看您老人家呢！

“大兵团”战斗在田野上

一九五八年的秋种开始了。人民公社成立，给各项事业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公社决定：根据土壤性质，调集全公社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组成野战兵团，开赴刘王庄、温庄一带，集中播种六千亩小麦。要在这六千亩的土地上实现“小麦畦田化”。要把地全部深翻三尺，然后，把东一块、西一块、尖的、方的、圆的地全连成一片，东西南北卧着的大道小路，大沟小渠，统统拉平成一片平地，再在这块地上按规定修起笔直的大小水道、田埂、大路，把地划成一个个整齐的格子，每亩一畦；也就是把这块地变成一块大菜园，不，比菜园更整齐、细致。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一声令下，全公社立即组织起来了。全公社几百个村子，一万二千个劳动力组成的大兵团开赴前线来了。公社党委决定，由刘、王两位书记挂帅，和农民一起上了田里，真正当好指挥员、战斗员。通往刘王庄一带的大路小道上，都挤满了队伍。男男女女，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大被包，女社员们有的还抱着孩子，车上面满推着铁锨、锹、大镢……各路队伍都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队伍都开到了，马上安营扎寨，大兵团要在这儿苦干五十天。“吃到田，住到田。”数不清的窝

棚立即在道旁地头搭了起来。有的冒起缕缕炊烟，田野上馬上出现了个人烟密集的乡村。

战斗开始了！第一步就是深翻地、平地，讓这六千亩地全部翻个身。大地上划上了一道道縱橫的白石灰綫后，立即布滿了人群。社員唱着“要想吃好吃細必須深翻地”，举起了鍬和耩头。人人决心大信心强。轉眼之間，大地完全翻了身，并排着望不見边的一条条深沟出现了，多少年沒見過太阳的土翻了身，出来見見阳光。

吃飯是送到地里來吃的，飯送到身边了，社員們才放下家什，丟下碗，馬上又揮起鍬耩，誰也不愿多悞一分鐘的功夫。他們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如何實現小麦畦田化。

苦干的第三天是中秋节。可是誰管它节不节的呢，直到中午吃肉，晚上发下月餅來的时候，人們才恍然大悟地說：“今天过八月十五了呀！”甚至有人吃起肉來还問別人：“为啥吃起肉來了？”当別人說：“八月十五了，你忘了？”他才想起来，說：“可不！我真忘了。”往年，中秋节各家各戶都围在院子里，虔誠地敬着月亮。今天，英雄們在月光下摆开了戰場，吃过月餅后便又干了起来，讓月亮為我們服务吧！

在这沸騰的戰場上，沒有一刻靜下来的时候，宏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爭紅旗的运动开展得火热。他們忘了睡眠，一干一个通宵，有的人一連几天不进窩棚，晒极了，枕着耩把睡几分鐘，起来揉揉眼睛更加大了劲头。紅庙連連长王虎堂熬几天几夜了，他去开会时，走在道上就睡了，一直碰到对面來人的身上，才惊醒过来。

这里，好象沒有夜，白天黑夜都一样。天一黑，一盞盞汽灯、吊灯高高挂在半空，星罗棋布的灯盞把黑夜照得如同白天一样。真是“白天遍野紅旗，晚上滿地紅灯”。这里你要走进窝棚，大部分是空着的，只有很少几个晒极了的在沉睡着，其他的都奋战在田野上。秋天的夜里，凉风吹来已有几分凉意了，可是大家都如在酷暑盛夏里，汗流浹背，渾身是水，連一件小褂都穿不住，差不多的都只穿一条小褲头。灯光下，人在动，歌声揚，口号声响成一片，夹杂着刨土声，真象激战着的战場一样。

美好的前景在鼓舞着人們，誰也不知道什么是累，在片刻的休息里，工地上更欢騰起来。这边会唱歌的来一个，那边能說快書的来一段，男女一起的大合唱的声浪四处翻起。窝棚边上挂上了黑板，前面围着一群人，盘腿打坐，膝上翻着文化課本，靜心听老师的講解，个个全神貫注。你能相信他們都是才放下鋤头的嗎？田埂上一个背卫生箱的跑来了，还叫着：“誰看病，要药……”真是把一切都搬到田里来了。

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了几十个昼夜，六千亩地完全翻了身。地翻起了，熏肥必須跟上，在深深翻起的土壟下面，挖起了一个个洞，一条条小沟，开始熏起来了。人要蹲在壟下，烟直往眼里鑽。誰知道这样不凑巧，下起雨来了。烟一熏人眼流泪，再一下雨，浇得遍身流水，再也分不清哪是泪，哪是雨，簡直睜不开眼。然而他們还是欢乐得很，有的互相打趣說：“你看你，唱起刘备来了。”

小雨不停工，起初誰也不管它雨不雨的。雨越下越大，窝

棚不能住了，人們不得不罵着老天，搬到庄上去。可是，伙食的大鍋馬上搬不及，炊事員就蹲在泥水中，燒着飯，再把飯送回庄上去。人累路滑，一路不知要摔多少跤才能到庄上。雨水也擋不住人們的決心。雨稍停之后，人們又出動了，有的還說：“正好，我們深翻地，天也有眼色，給我們下點底水。”

隨着戰鬥的進展，引水渠道、畦埂、播種、追肥、田間管理等一系列的任務，都完成了。在這期間內，聊城地委的周政委、夏專員都親臨指導。在最後麥田管理階段，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同志來到了田間，這對社員們是多大的鼓舞呀！社員們出色地完成了最後的工作。

五十多天的苦戰後，六千畝小麥地出現了完全嶄新的面貌，一條條大道小路，縱橫河道水渠把地分成一個個井字形。一望無邊的田地，整齊劃一，真象一大塊綠色格子布一樣。要澆水，有水渠，可以澆到每一塊地；要施肥、管理，有一道道小道、田埂。水、肥再不會浪費掉一點一滴，六千畝地真的比菜園收拾得還好了。千年從未根除的水、旱災再也不在話下了。

當麥苗兒露土生長的時候，公社黨委劉書記等在河北安國縣學習回來，學習人家先進經驗：把每畝一畦改成每畝六畦。幾天之後，麥田又加上了畦子，以後，人們可以象種菜園一樣地精細地管理這塊土地。小麥畦田化實現了。這向人們宣告：大面積豐收就要實現了。

工业花开幸福来

一

尹集是尹集人民公社的工业中心。无论是谁，一踏进这块新兴的农村工业基地，就会立刻被这里烟囱林立、马达轰鸣的繁荣景象迷住。一个普通的农村，半年的时间，就建成了机械、轴承、翻砂、水泥、面粉、制糖、造纸、酒精、玻璃、纺织、土化肥料和棉花杆皮脱胶等二十五个工业项目，生产了一百六十多种产品，群众的干劲和创造性不是很惊人吗？十天实现了轴承化，三天实现了車子化，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能做得到吗？不实现公社化，可以设想吗？湖北省参观团的一张大字报写得好：“尹集鲜花朵朵开，工业之果迎客来；全国人民都来采，先进种子遍地栽。”的确，尹集社办工业的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二

公社化以前的尹集可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这里只有四个游动性小紅爐，几个縫紉組和其它一些零星的手工业。

随着农业大跃进，这些小而分散的工业基础已经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公社化的实现，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领导着群众，掀起了一个大办工业的高潮。建厂的捷报一个接一个地飞来，技术改革的喜讯风起云涌，社办工业象汛期的洪峰一样，后浪逐前浪，一浪高一浪。人们忘记了疲倦，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全力播下工业种，一心想看工业花。纺织工田序生因为赶制纺织机两顿没顾得吃饭，还高兴地说：“手如风，心似电，一心一意把活干，两顿不吃不觉饿，完成任务心喜欢。”运动中涌现了有名的三个巧姑娘、五个小英雄、兄弟三人办工厂等等英雄人物。这里介绍一下三个巧姑娘：尹桂英是位十八岁的青年党员，出席过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一个人学会了十七种工业技术，创造了一天压二千七百颗滚珠的全厂最高纪录；王秀亭不久前还是个农村姑娘，现在已经成了受人爱戴的木工厂厂长，和其他两位姑娘同时当选为一等劳动模范；王秀琴不但是个巧姑娘，而且是建厂女队长，她领着一个姑娘队，白手起家，奋战五昼夜，完成了八间厂房的建厂任务。

在建厂中，党不但正确地英明地领导着群众，而且和群众并肩作战。社党委书记李福田同志亲自挂帅，带领四百二十多名社员，开展“十八万块砖”运动，结果一天就运了二十一万块。党的领导干部为群众树立了活的榜样，群众的劲头一个赛一个，一天高一天。就是这样，尹集的人们紧紧跟着党，边学边建，边建边生产，黄昏时一片空地，晨曦中砖瓦如山，昨日空空荡荡，今日厂房参天，高唱着“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工

厂自己建”的战歌，創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沿着农村工业化、电气化的大道前进。

省和全国“大办县、社工业现场会议”在尹集的召开，更加鼓舞了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中央轻工业部授予的“贯彻了工农并举的方针”的奖状，象火炬一样引导着人们走向更大的胜利。工人们在“红旗思想扎深根，全体工人献红心，鼓足干劲创高产，红色礼品送亲人”这一响亮的口号下，三天内創造了一百多种新产品向大会献礼。尹集公社大办工业的战旗迎风招展，越树越高，越飘越红。

三

在汹涌澎湃的浪涛中，也出现了一些逆流，有些人说什么“公社应当以农业为主，办工业就会妨碍农业。”“大办工业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秋收任务这样忙，只能等到农闲时间插空子”等等。这些人既不从生产需要出发，又不理解群众的要求，当然遭到党和群众的激烈反对。党及时批判并澄清了这些混乱思想，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社办工业的方针。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越燃越旺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思想都被彻底地摧垮了，社办工业蓬蓬勃勃地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由于大办工业，迅速地解放了劳动力，一九五八年只缝纫业一项就节约了十万零八千个妇女劳动日；也大大改进了农具，半年之中就生产了新式耙五百六十四部，改造了深耕犁八百五十六部，安装了各种车子三千六百

翻。在农业劳动上，人担、肩挑的现象已经绝迹，机器开始旋转，到处是车子飞驰。劳动力的解放和农业技术革命带来了空前的农业大丰收，创造了大面积粮棉丰产的成绩。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公社的收入，目前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社员的生活有了相应的提高，除吃饭不花钱外，每人每月还可领到三元到八元的工资，能吃上自己做的糖，喝上自己酿的酒，80%以上的社员穿上自己厂里缝制的衣服，托儿所、幼儿园的孩子和敬老院的老人普遍吃上自己厂出产的面包和饼干。他们编了成千上万支歌来唱自己心里的话，歌颂自己幸福的生活，有一支歌唱道：“公社办工厂，出现新气象，用的新水车，遍地车子响。穿的机缝衣，吃的机器面。积肥比天高，粮棉堆成山。干的跃进活，走的总路线。”

四

广大社员群众共产主义思想正在成长，他们站得高，看得远，决不满足现有成就。公社正打算建立机器制造业，制造内燃机和其他大型机器，争取早日实现全部工业生产和主要农业生产机械化；还要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建设一个纸板厂，他们还打算建设以酒精、棉花、短绒、土碱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化学肥料工业、合成橡胶工业、塑料制品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制糖等现有工业。宏伟的计划，战斗的纲领，吸引着广大社员，他们正沿着农村工业化的道路，高举着总路线的红旗，奔向共产主义美好的未来！

在困难面前

风雨途中

一个秋天的晚上，田野上除了风雨的吼声，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青年工人唐丹荣，正从一百四十里外的临清市买到鑽眼机的卡头，急急忙忙地奔回尹集人民公社去。他骑在自行车上吃力地蹬着，一会儿下车把車輪上的泥巴刮掉，一会儿推着車子在泥浆里一步一步地走着。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来到馬桥庄，庄上小客栈的門虛掩着，旅客大都入睡了，他輕輕地推开門，只見屋里有两三个人在輕輕閑談。已經是十点多了，离尹集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他只休息了一会儿，就赶紧起身告辞。服务員急忙招呼他：“同志，外面雨大路滑，你还是住下吧。”但他只說了声“謝謝！”就拉开門走了。

尹集人民公社提出“奋战四十五天大办工业”以来，已經过了十几天了，无论木工、鉄工、瓦工都夜以繼日地苦战着。特别是木工車間的工人們，不但要为新建的厂房制造門窗和屋梁，而且还要赶制各种土机器。他們的口号是：“白天跟着太阳轉，晚上随着月亮走。”就是这样，还不能滿足兄弟車間的需

要。这时，唐丹荣这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花了几昼夜的时间創造了一台鑽眼机。机器安装起来了，可是只缺少一个卡头，沒有卡头机器还是不能轉。社里找遍了，县里也买不到，他决定自己到临清去买，領導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一清早他就从工厂动身，現在总算买到了，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了风雨。

又往前走了十几里路，黑暗里車輪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滑，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擦了擦車子，心想：騎不成就推着走，推不动就扛着，今晚非赶到工厂不可。前面又是一大片洼地，車子推也推不动，他就扛在肩上往前走，沒有几步，忽然一脚不穩，噗哧一声，跌在泥坑里了。他爬了半天才爬出来，滿身泥浆，鞋又陷在泥里，摸了半天才摸到。

这时实在已經很累了，他倚在大槐树上盘算着：路这样难走，咋不在馬桥庄住下呢？晚一天就晚一天吧。但是刘書記的話涌上他的心头。“丹荣，你去买我很放心，要尽量爭取时间。”走！全国人民大跃进，这点困难算什么！

二十五根圓木軸

“这二十五根圓木軸的任务在五天内必須完成，这是我們公社造紙厂机器的主要零件。”这是党委刘書記向丹荣交代任务时說的話。

新的任务来了，工人們的干劲都十足，丹荣的劲头比別人更大。一清早，他和其他五个工人用自己創造的旋床进行工作。四个人搖着一个大木輪子，两个人在精心地旋着，可是干

了一昼夜才旋了两根，还不大合乎规格。二十五根圆木轴到啥时才能旋出来呢？这是他们六个青年工人共同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唐丹荣更加焦急，他对着那慢似牛车一样的旋床出神。心想：旋的慢是因为机器转的慢，如果转的快一点，不就有门了吗？社里没有电力，怎么能快起来呢？想着想着，他忽然想到社里还有一台柴油机，于是就跟大伙核计着用柴油机带动旋床。

柴油机开动了，旋床飞快地旋转着，眼看圆木轴快旋成了，大家心里都乐的开了花。可是，突然咚的一声，圆木被甩了下来，接连几次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工友们纷纷议论开了。有的主张安上再干，有的只是摇头。一个老工人说：“我干了几十年的木工，也没看到用机器旋这玩艺儿。”这时丹荣可沉不住气了：“这样干不行，还是用人摇吧。”在这紧张的时候，刘书记赶来了：“别发愁，丹荣，赶快找出原因来。”“鑽眼机、小带锯都做成了，这还能吓倒你吗？”这是巧姑娘王秀亭和青年工人王治安的声音。丹荣抬起了头，看看刘书记，刘书记好象在说：“有党和群众在支持你，干吧！”

“对，一定要想办法！”丹荣又重新鼓足了勇气。

经过了一番的努力，人们终于搞清了事情的根源——机器转的太快了，圆木被甩下来，应该减慢机器的速度。过了一会，丹荣围着机器走了一圈，忽然发现在墙角下有一个破车轮子，他就搬回来，对王治安说：“你看，把这个轮子安上，它不就转得慢了吗？”治安考虑了一下，高兴地说：“是这样。”

旋床正常地旋转着，一根一根旋好的圆木轴又光又圆地

躺在那里，他們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任务。全車間的工人們喜在心中，笑在臉上，老工人伸出大拇指說：“行啊，你們青年人真有办法！”

一架木制大帶鋸

“这架帶鋸多好啊，俺厂如果也有一架，該节省多少劳力啊！”唐丹荣参观德州木工厂时心里这么想。

他們的工厂是新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了几种新式的机器，但是鋸大木头完全要靠人力。鋸一块木板就要几十分鐘。帶鋸是鉄制的，我們厂又暂时沒錢买，能不能象鑽眼机、旋床那样用木料代替呢？但是，这架帶鋸的力量很大，用木料能行嗎？他反复地思考着。党提出的“土法先上馬”“以木代鉄”的号召又重現在他的心里。用木料先試一試看。他想，于是当夜他画了个图样。

他的意見得到刘書記、老师傅和工人們的支持，消息传到县里，县委書記也亲自赶来。帶鋸的架子很快地搭起来了，只是沒有鋸条，必須到外地去买。可是正在这时候，丹荣由于劳累和感冒而病倒了。領導上对于唐丹荣去买鋸条的要求感到为难，但是由于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还是同意了。

德州所有的五金商店都跑遍了，也沒买到。丹荣想：沒有鋸条，机器啥时候能开动呢？他又跑到德州市委。市党委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把他介紹到市木工厂去，鋸条终于买到了。

机器开动了，一块块的方木顺着带锯的转动，被锯成一块块的薄板。一根弯弯曲曲的圆木放在机器上，带锯发出嘩嘩的声音，工人胜利的微笑。誰知道，突然咣当一声，带锯条掉下来啦。丹荣一声也不言語，默默地站在机器旁，王师傅也蹲在地上。过了一会，王师傅把锯条安上，开动了带锯，凑过来和他核計着。别的师傅也围上来，紛紛地議論开了。

丹荣在反复观察中，发现了锯条滑掉的主要原因是：带动锯条轉的木輪不平，木料加上去锯条才会掉下来。苦心鑽研和多次試驗，木制带锯終于最后制成了。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这个青年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創造了鑽眼机、万能旋床、大带锯……。 “困难在他面前似乎不存在，想出来就能做出来。”这就是全車間的工人对他的评价。

巧姑娘——尹桂英

二千七百个

尹桂英一进厂就被分配作縫紉工作，她很快地学会了縫紉技术。七月里，縫紉組并不忙，这时，党号召全民动手实现滾珠軸承化。桂英和其他几个姑娘都动了心。一天中午，趁大伙都在歇晌，她和金芝等人悄悄地走进了軸承車間。一进門，工人們都睡了，沒有一点声音。

“这是么机器？”桂英問。

“哟，我也不知道。”

“八成是砸鋼珠的，来！咱試試怎么砸。”

“誰呀？別乱动机器。”睡在牆根一张席上的一个工人坐起来，“要想学么，这里正缺人，去找领导去！”

当时两个人一陣风似地跑去找党委，党委就批准了她們的要求。

桂英第一天下死劲砸了四百多个，已算不坏，可是有的男同志却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劲头不小。光图多，至少有一半废品。”其实废品多些是一般人刚学时难免的現象。

第二天，老师傅特地起个早进了車間。誰知一进門就看見

桂英已开始工作，他走近一看，就发现了桂英的错误。“桂英，用二拇指多得劲，用中指拨多不活便。”桂英只笑笑，等砸好一个之后，她把二指向师傅一伸，惊得老师傅差点叫了起来：二指砸破了，指甲被砸掉半个，半截指头上都是紫血。“你为什么不包一下？快上医务所去！”老师傅上前去拉她。“现在还去干什么，这是昨天砸的呢。我的三拇指也会拨了。”说着又砸起来。老师傅也跟着砸起来。

又干了三天。她能砸七百多个了，赶上了一般从城市学习回来的熟练工人。这天晚上，桂英正砸着，金芝叫她：“桂英，快回去睡吧，三天三夜没睡了，苦干也不能拚了命。”硬把她往外拖。这时，她的右手能拨钢珠的四个指头都包上了纱布。

“金芝，别拉我，你不知道吗？车子一安上钢珠省多少劲！咱们多干几天，等实现轴承化以后，再一块休息！”

“你知道我也困了。走！咱去用凉水洗洗脸，就不困了。”洗完脸，她们又开始砸起来。又是一个通宵。

第二天，金芝回去歇班了，桂英仍然没回去。她正砸着，忽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一回头，呀！原来是县委刘书记来了！

“桂英，又有几夜没睡了？砸到一千五没有？……手还背在后面做什么？刚才金芝向我告了状了。小鬼，你还哄我！”

“不，我的手还能干活，下次你再来，保证每天砸两千个。”

事后不少人说起风凉话：“吹大气不用花本钱，城里的工人，每天也只砸七百多个。等看人家先进吧！光说话容易，我

說一天能砸三千哩！干出来才算真的！”桂英也想：干出来才是真的，光向党保証还不行，我非干出来給你們看看！她又白天黑夜地干起来。困了，出去跑两步，用凉水洗洗脸；手再破了，包起来。她又苦干了十三个昼夜，奇迹創造出来了。她一天砸了二千七百个鋼珠。这是山东省最高的紀錄。

在紅爐車間里

“又要下班了！”齐师傅放了鉗子，叹口气，“咳！——真快！”他这几天真是怕到下班時間。这时候社里正在大搞深翻地，全社人馬一齐出动，要在最短時間內，把秋茬地全翻起来。一翻几尺深，原来的犁当然不頂用，要用鏟和鍬，全社的人都看着这个紅爐車間。每天打出多少，拿光多少，外面还催得火急。領導上不只一次地研究这个問題，認為要想多出貨，就得日夜两班一齐干。这就得添一半人，可是領導上调了几天人，都沒調来。齐师傅越想心里越急，正要收拾家什，忽听有人叫：“齐师傅！給你派人来了！”齐师傅一听，高兴得叫了起来：“好啊！来吧，我可盼到了！”說着直向外跑，一見来人，他全身劲松了一半：打鉄这活，女的哪能干？齐师傅又一想：桂英是全厂聞名的多面手，已学会了十五种技术。这个孩子啥也会学好的。行！培养个女徒弟試試！就决定今夜自己和儿子一起教桂英。可是同爐的另一些人不大同意，認為来的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恐怕不能干活，还得連累自己。有一个把桂英拉到旁边去，說：“桂英，我知道你是好强的，又能干，这一

回可不是給你泄氣，我們這大男子漢，一打一天，腿疼胳膊酸，俗話說：‘閑死木匠，累死鐵匠’，我看你……”

“我非學不可！”她沒等他說完就說，“都不來學，活又緊，怎麼辦？”這一下子弄得那個小伙子怪不好意思的，一聲不響地走開了。這時齊師傅走過來。

“桂英，干一天活了，夜里行嗎？”

“行，俺三五夜不睡也行。你教吧。”桂英一把抓起大錘，“來！學吧。”

“別忙，別忙，上來先學拉風箱，打錘是第二步。”

桂英放下了錘子，過去拉起風箱來，一邊拉，一邊看着齊師傅的動作，怎樣燒鐵、把鉗和下錘。桂英拉了幾天風箱就掄起大錘來了。她掄起大錘來真是要用全身力氣，一錘下去，錘震得跳老高，兩臂被震得又酸又麻。一打一咬牙，打了几十錘以後便大口小口地喘，兩臂簡直抬不起來。再干下去，起錘更費勁，胳膊發軟，錘子光打鑽子當當響，有時一使勁把紅鐵打掉一塊。打了一天錘之後，一躺上床，一身象裂成了八塊，“學下去！非學會不可！叫大家看看女人能不能打鐵。”想到這裡，她全身的疼痛全都忘掉了。

學了打錘再學掌鉗子。她一連四五天都是白天黑夜干。剛剛放下活，上眼皮象座山樣壓下來，兩眼一合，不覺撲嗵一屁股坐到地上，這才惊醒過來。“真該困了！”齊師傅去拉她，她嚶的一下站起來，揉揉眼：“干，干！一干就不困了。”這時拉風箱的，趴在風箱上睡了，那邊一盤爐上的人有几个扶着錘靠着牆，呼呼地打起鼾來了。她一看發了急，咳嗽一下，唱了起來，

虽然嗓子哑得厉害，但声音很大：“同志们，加油干！咱们的力量大无边，红炉就是我们的战线，锤头一响，钢花四溅，多产新产品，保证农业大丰产！”风箱吹起了炉里的熊熊烈火，锤声更加响亮，又都干起来了。

四五天以后，她完全学会了红炉打铁的全部技术，接着又来了好几个女同志学打铁，她们围着桂英叫：“桂英，你学会了，我们一定也能学会！”

“你得多帮助我们哪！”

昨天在田间拿着锄头的姑娘，今天在工厂里拿起了锤子，变成了工人。几千年妇女不能做的事，在人民公社的工厂里办到了。

三个小铁匠

下班鐘响了。工人们收拾了工具，断断续续地离开了紅爐車間。西北角的一盘紅爐上的三个小铁匠，几乎每天都是走在最后头。高个子的在清理和修补爐膛，那两个小的在用心地修理风箱和鉗子等，完后抬几筐煤炭。

第二天一早，三个小铁匠的爐子最先响起了风箱声和打铁声。不管么什活，都敢和大人比土下，干的又快又好。厂里的工人和来参观的人们没有不称赞这三个小铁匠的。

三个小铁匠是亲哥仨。老大叫赵順运，今年才十九岁，算是个师傅，老二、老三是徒弟。师徒三人加在一起才四十八岁。老二是高小畢业生，有点文化。

那是一九五六年，老大順运看到庄里人们为修理和买把鐵头还得往二十里开外的县城跑，一趟就是半天。“我們庄上有盘爐該多好，給大伙省多少工夫，再說自己学到一身手艺，到哪都能有飯吃。”“开一盘爐还有多大的难头嗎？沒啥！”他心里盘算着。

哥仨核計的結果，同意了老大的意見：开紅爐！

建爐开始了，真是白手起家，要啥沒有啥。哥仨象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撒开人馬找。房前屋后，家里内外，几乎到处都

落上了他們的足迹。找到的油錘當砧子，破斧子當錘，鉗子是用破壓花杌上的鐵棍做成的，風箱是從鄰家借來的。幾天的奔忙的結果，小紅爐算宣告誕生了。

“毛孩子也要打鐵？誰敢叫他們打呀？好東西也叫他們弄壞了。”

“我尋思他們拆破爛銅鐵是賣錢……開紅爐？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三個小鐵匠挨門逐戶地跑遍了，活一件沒找到，招來的是——堆冷冰冰的風言風語。

“先別鬆勁，本村闖不開，到外村去。”老大決心到外村去闖個名堂。

來了三個小鐵匠的消息，象閃電一般傳遍大王庄的大街小巷，村中男男女女都湊來看熱鬧，小孩更多，擁前擠後的。

“這麼個小孩也是打鐵的嗎？奇怪！鐵匠還沒有鐵錘高。”

“斧頭不是砍柴用的嗎？打鐵也用它？頭一回看見！”人群中陣陣哄笑聲。

三個小鐵匠象沒聽見似的，在老大的指揮下，爐子點着了火。一天過去了，大小活一件不見。兩天過去了，仍然如此。老二蹲在爐旁唧唧噥噥：“早先不聽你的話多好，都是你不讓俺考中學。”他首先泄氣了，順運本來也有幾分泄氣，但不能露出來。他知道露出一句來，紅爐就有垮台危險。

“上什麼中學！念書能頂飯吃？沒過上三天就泄氣！”老大有幾分訓的口气。“不要緊，這村闖不開，再挪一個村子，

只要學好了技術，不愁沒有活干。”他滿有信心地說。

“到劉百戶庄去找咱們親戚幫幫忙去！”哥哥想出了妙計。

三個小鐵匠在劉百戶庄落了二十天戶。在親戚的周旋下，紅爐算正式開爐營業了。干了些小零活：“杠杠”鑲頭、鋤板子。最後給隊長“杠”了把鋤刀，由於隊長給作了宣傳，算出了點名聲。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個小鐵匠被批准入合作社了。入社等於有了家，三個小家伙樂成了三朵花。多少天來壓在他們心坎上的大石板算搬掉了。從此，用不着擔心沒活干了，聽不到風涼話了，斧子換上錘子了。哥仨干起活來勁頭特別大，又仔細。惟恐社里說個“不”字。

村里鋼磨螺絲松了不管用，這個螺絲不僅特殊，又安裝在磨里边，想擰也擰不到它，只有用“套筒”。社長急得團團轉，因為磨停下來，社員就沒吃的了。他跑遍了高唐、濟南，落了兩手空回來。“行不行，試試看。”他把做套筒的任務交給了三個小鐵匠。“初生的牛犢不怕虎”，老大代表兄弟仨向社長和特地來看他們的劉政委表示了決心：“一定好好干，一定想辦法做成它。”他的雙手擦來擦去，又補充了兩句：“從前光為自己打算，是不對的；打這兒我們心交給社了！”

順運沒上過學，更沒學過繪圖學。鉛筆雖然很輕，卻把他累得滿頭大汗。圖了又圖，改了又改。鷄叫三遍了，黎明的金光透過了窗戶映照著小鐵匠的臉龐，疲困中顯露著笑容。

“行了！制成了！”老大乐得叫了起来，“快趁热打铁！”

风箱和锤声一唱一和地响起来了。一遍又一遍，渐渐打出套筒模样了，三个小铁匠的全身也被汗水浸透了。

套筒制成了和钢磨又转动了的消息，象春雷一般响彻了全村。乐得人们莫不点头称赞。接着小铁匠又大显了身手，在抗旱、水利化、轴承化运动中，创造了摇轮水车、移苗器、分土机的双刃大锄等十几种工具。

荣誉永远属于勤劳顽强的人，顺运荣获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曾出席过在济南召开的代表会。九月间公社大办工业的号角吹响了，建厂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工地上。油脂等厂的厂房建设速度特别快，就要上房梁时，感到铁活赶不上。建厂以来已经奋战了十五个昼夜了，有些人对继续突击下去信心不够足。

“我们决不能影响工程的进展……。”

“我们向齐师傅、向全红炉车间挑战……。”

老二代表哥仨在厂召开的紧急动员会上，第一个表示了决心，第一个挑了战。

会场上轟动起来，一场激烈的夜战开始了。

炉火越烧越旺，铁锤越打越响，大小锤上下飞舞着，铁活象泉水一样流向工地上。在炉火的映照下，小铁匠面上的汗水闪着耀眼的红光。过半夜了，小铁匠象多喝了酒似地有些站不稳当，但他们还是挺住了脚跟。困透了，他们用凉水洗洗脸，任务终于完成了，厂房上梁按计划进行着。在建厂工作中红炉车间“首创奇迹”的消息被人们传颂着。三个小铁匠荣获

“紅旗爐”的佳話被人們歌頌着。

勝利屬於永不驕傲的人。當前，在廠規定每天生產五十斤的螺絲杆任務中，順運領着弟弟每天都是多生產二三十斤，有一次生產了一百零八斤！看，成績將越來越大，紅旗將永遠飄揚在這個英雄陣地上。

第一张纸

在尹集联合工厂的东南角上，孤零零地有一所崭新而宽敞的砖瓦房。那就是尹集人民公社刚刚建起三个月的造纸厂。在这所新厂房的中央，蜷伏着一台身躯庞大、好象抛了锚的舰船似的大怪物，那就是工人用自己的心血创制和安装起来的造纸机。

这儿的工人称自己的机器是“土洋结合”，其实除了一个烘缸可列入“洋”的行列外，其它一切都是“土”的。

这儿的工人在前几个月还是扛着锄的庄稼汉，然而现在他们成了光荣的造纸工人。时间虽短，可谁了解他们用了怎样的干劲和鑽劲，经过了多么艰辛的历程啊！

初 战

十一月二十八日，造纸厂的全体工人在紧张地忙碌着。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激动。奋战了三十七个昼夜的造纸厂，今天要正式试车，开始第一次出纸了。这怎么能不叫人激动呢？但是每个人的心里又忐忑不安，谁能料定这第一次试车的结果将是怎样呢？

紙机小組的組長、共青團支部書記王洪祥打昨晚就睡不着覺了，厂房里还黑忽忽的，他就和自己小組的五個組員一起來检修机器。組員們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检查好了”的時候，他迅速地走过去，再重新检查一遍。

“好啦！開車吧，組長。”十八歲的小伙子趙長仁在机器上早等急了。

“同志們，都准备好了嗎？”宋厂长一跨进机器房便問。

“全好啦！”工人們一起回答。

“好！現在开始第一次試車。”厂长激昂的話語刚一落地，馬达的轟鳴声立刻湮沒了一切。人們在急切地等着机器的運轉。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过去了。奇怪！只有馬达带着皮帶輪轉，其它一切都絲毫不动。

“怎么搞的呀？”人們不約而同地惊問。

“宋厂长，咋办？带不起来。”趙長仁急的直躁脚，对着站在机器旁的厂长尖叫了一声。

“停車！”宋厂长命令着。

馬达停了，厂房里一陣騷动，人們在相互耳語着。

王洪祥把自己小組的組員召集在一块，用鎮靜而又顫抖的声調說：“同志們，第一次試車是失敗了。但不要灰心，找出原因接着干！”

失敗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皮帶輪与軸不一致，輪轉軸不轉，怎能带动机器？

“必須把輪与軸死在一块！”洪祥斬釘截鐵地說。

“对，对！”大伙異口同聲地附和着。

“同志們，”洪祥親切地叫着，“黨把最重要的機器交給我們，我們管理不好就對不起黨。我提議咱們把鋪蓋搬來，睡在機器旁邊。今天晚上就是不睡覺，也要把皮帶輪搞好，決不能耽誤明天試車！”

“走！馬上搬來，出不來紙給他個永遠不離機器！”二十歲的團員李洪河堅決地說。

當晚紙機組的六個小伙子全搬到廠房裡住，接着在一位木工和一位焊工的幫助下，投入了緊張的檢修工作。當他們把皮帶輪修好的時候，東方的天邊已經染上了一層金黃色。

婚 事

十二月末的一個早晨，王洪祥闊步邁出廠房，從他那輕捷的腳步上看，無論如何也不知道他又剛剛渡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他對着東方的曙光伸了個懶腰，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氣，又作了幾節廣播體操。忽然他象想起了什麼重要事情似的，急急走進了廠房，跑到剛剛入睡的洪河鋪前，輕聲地喊：“洪河，洪河！”洪河霍地折起身，問：“什麼事？又有任務嗎，組長？”

“沒有。洪河，這次你的事無論如何不能再拖啦。”洪祥溫和地說。

“又是那一套！我不早對你說了嗎？出不來紙，別想叫我離開機器！”洪河不耐煩地回答。

“洪河，已經拖了三個月啦！再拖老人家會生氣啊！昨天

宋厂长接到你家的来信，叫你今天回去，明天結婚。”

“支書同志，人家文海两天不吃飯，还不是一样彻夜地干活？我是个团员，怎么能光顧办自己的婚事呢？一連十几次試車，連一张紙都沒出来，心里象熬煎一样难受，这是党交給的任务啊！”洪河严肃地說。

“那怕結了婚当天就回来，也应回家把事办了呵！”洪祥接着說。

“不，出不来紙，就永远不結婚！”洪河回答的那么干脆，以致使这位关心、体貼別人的团支書再也无計可施，只好改口說：“好吧，吃飯去，准备第十七次試車。”

諸葛亮会

第十七次試車又在紧张的气氛中結束了。每一次試車，人們都怀着成功的愿望，盼着眼前出現一卷卷光滑而平潔的白紙，然而每一次又都使人失望。年輕的赵长仁在这次試車后，急得落了兩眼泪，他躁着脚說：“奶奶！造不出紙来，我就一辈子老死在这里！”王洪祥在机器再次检修之后，又围着机器轉了一圈，就去催組員們吃晚飯。

晚上，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雨嘩嘩地下着。厂房里紙机旁边一盞发紅的小煤油灯周围，席地坐着六个小伙子。席旁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位中年人。

“宋厂长，你先給我們說說吧！”洪祥要求道。

“好，”厂长用压低了的嗓音說，“咱們这个小組干的很好，

克服了許多困難。今天試車又給我們出了兩個難題，開這個諸葛亮會，就是來解決它。一個是怎樣把托輓弄圓，並且叫它增加彈性；另一個是烘缸怎麼叫它從現在的 50°C 升高到 100°C 左右。同志們，大胆地想，大胆地說，黨完全支持你們。”

宋廠長的話停了，廠房里一陣寂靜。

“同志們，”洪祥用激昂的聲調說，“兩大難關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是英雄不怕困難，是好漢能闖三關，這回又要看我們的本事啦！”

“我和洪祥一起旋托輓。增加彈性的事，是不是能把托輓包上一層膠皮？”洪河說。

“包膠皮的法，據外地介紹經驗，一擠容易出皺，不能用。況且膠皮也買不到。再多纏幾層毛布，不就有彈力了嗎？”

“毛布恐怕太松，不如多纏些棉布好。”你一言我一語，人人都在想計獻策。

“對，”宋廠長興奮地說，“這個法有道理，我負責弄布。”

大伙的心里一下輕鬆了一半。接着烘缸不熱的原因也找着了。原來使烘缸加熱的煤氣管眼太小又是單行，煤氣出不來無法燃燒，溫度自然沒法提高。討論的結果必須把十二根鋼管全鋸掉，鑽好眼再焊上去。問題都找出來了，他們決定立刻行動。

烘缸里的戰鬥

煤氣管全設在烘缸里面，要想鋸掉必須鑽進去。要進去必

須脫掉棉衣，里面滿是灰，而且必須象虫子一樣蜷曲着工作。

“同志們，誰來完成鋸煤氣管的任務？”洪祥一邊問，一邊用眼搜詢着伙伴們。

沉默片刻。屋外風雨聲比先前大了。氣溫顯然在下降。

“我去！”趙長仁猛地站起身來宣誓般地說。

“好！文海、善明在外面幫助，”洪祥興奮地說，“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開始干！”

趙長仁迅速扒去棉衣，上身只穿一件白背心。他那輕巧瘦削的身軀，象一個極善攀登的猿猴一樣，輕輕一縱，便跳上了紙機，機靈而又敏捷地鑽入了烘缸。

烘缸里的灰染黑了長仁的背心，他的臉上也只有牙齒是白的了。十二根鋼管一個個被鋸了下來。在他鋸下最後一根的時候，玻璃窗上才透進了亮光。

機械廠一宿

在趙長仁開始工作的同時，有兩個人抬着一根滾圓的東西，從紙廠出來，迎着西北風蹣跚地走着。急雨擊打着他們的臉，淋濕了他們的衣服。那就是王洪祥和李洪河。他們在抬着托輓到機械廠去。

“啊呀，你手弄破了，快休息休息！”機械廠旋工師傅關心地說。

“沒關係，不要耽誤時間，快旋。”洪祥滿不在乎。

“不行，血流的太厲害，我替你，快去包一包！”洪河從洪祥

手里夺过活来。洪祥顺势把流血的手在衣服上抹了一下，接着哧啦一声从棉衣上扯下一块布来，纏巴纏巴，就又把活夺过来。

“快圓了嗎？”洪祥焦急地問。

“快啦，再旋几圈。”師傅回答。

黎明，洪祥、洪河从机械厂出来，抬着那旋好了的托輓。路上虽然还滿是泥濘，但他俩的步子却迈的又快又輕松。

欢乐的时刻

元月五号，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啊！造纸厂象一鍋开水一样在沸騰着。县和总厂的各位领导、各兄弟厂的工人同志们，看着那飞舞奔馳的紙张笑逐顏开，把喜悅和祝賀的目光投射給造纸工人们。

馬达在轟鳴，机器在轉动，人們在呼喊，“我們工人有力量”的自豪歌声在飄蕩……。

“出紙啦！”赵长仁象抱小孩似地拿着那刚从机架上拿下来的第一张紙，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又用他的臉蛋吻貼着光滑潔白的紙，象母亲吻自己儿子一样。其他几个小伙子也照样重复着。“第一张紙的誕生多么不容易啊！”每个人的心在激动着、欢笑着。一个多月以来連飯也吃不下去的宋厂长，一听说产品质量合格，顿时，眉毛舒展，咧嘴大笑起来。他揮着右臂高喊：“同志们，第十八次試車成功啦！我們胜利啦！”接着，一陣巨大欢呼的声浪騰空而起，連那高悬在空中的标語紙也跟着欢呼了起来。

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一间屋子里点着两盏油灯。一盏放在屋子中间的一张大桌上，周围坐着十多个妇女。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乍一看，认为她们是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呢，可是你走近一看，就会看到她们每人面前都放着“四合一”农民识字课本。有的在低声念，有的在纸上写。原来她们是尹集人民公社王花园村民校的学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另一盏灯放在一张靠墙的小桌上，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几个生字，这是教师的讲台。

“现在咱们开始上课了，请大家翻到第四十二课。”站在黑板旁的教师说。顿时，念书写字都停止了，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了这位教师。他是一个年青的小伙子，脸上带着稚气的笑容，可是说起话来却很老练，象个有经验的老教师。他就是高唐县有名的扫盲模范王玉成，现在也是社里业余师范大学的学生。

“请韩玉英同志把第一段念一下。”

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慢腾腾地站起来，一句一句念着，念得很清楚，也很流利。这课本的题目是：“怎样写挑战书和应战书”，这对她是多么熟悉，啊，她不是常常收到社员向队部交来许多挑战书和应战书吗？所以念起来，更觉得有劲。不了

解她的人会以为她是至少念了两三年书的人，可事实上，半年多以前，她还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提起韩玉英学文化的事，村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全县各项工作大跃进，文化普及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县里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作出要在六十天内基本消灭文盲的决定。王花园村为了要力争上游，决定提前到四十天消灭文盲。民校教师王玉成开完宣传会议回来，感到象担上了几百斤担子那样重。他想：王花园村经过解放后几年来的扫盲，青壮年中剩下的文盲已经不多，大约也只有二十多人。可是按着他过去每天只教三五个字的速度，四十天是很难完成任务的。他想起党号召青年要有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自己应该打破保守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来个大革命。经过他苦心思索，想出了一套又快又好的教学方法，他决定先找一个文盲来作试验，一天突击一百个生字，如果这办法能成功，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摘掉文盲帽子。当时王玉成就找了韩玉英，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韩玉英这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去从来没有认个字，现在一天要记住一百个生字，这的确不是容易的。但那时候她要求学习文化的心情非常迫切。解放前念不起书，解放后又一直被孩子牵累，没有机会学。那时她看到许多过去和自己差不多的姊妹们从民校毕业后，有的到工厂去做工了，有的能读书看报，政治上更进步了。可自己呢？仍旧是个文盲，她决定要赶上去。扫盲工作刚开始，她就积极地报名要求学习。她的公公是个军属模范，知道媳妇要去

学习，也很支持她。他說：“你尽管去学习吧，孩子由我来照顧。”她丈夫在外面工作，不常回家，但听說她要学文化，也来信鼓励她；每次回家，他就帮助她，考考她学过的字。

那陣，村里的人都說韓玉英簡直象个疯婆子似的，这話不假，韓玉英真是迷了窍了，不管走路、休息，嘴里老是喃喃咕咕的，还不时把書本拿出来看，一本識字課本总揣在身上，書角已磨的破烂不堪了。每天晚上都要念到半夜三更才睡，天不亮，她又披着衣服坐在被窝里念。甚至有一天夜里，从梦中醒来，忽然忘記了一个字的写法，忙把丈夫叫醒了問他該怎么写。她真正做到了七学：晚上集中学，干活地头休息学，飯前飯后学，睡前起后学，做飯燒火灶头学。在生产大跃进最紧张的时候，韓玉英和大伙一样，吃到地，住到地，但就在这种时候，她也沒有忘記学习。只要有空，她就拿出書本来看。

王玉成也發揮了很大干劲，利用一切空閑時間来教，除了晚上集中教，飯后睡前四上門，登門去教，白天干活的时候，他也帶着小黑板到地头去，一到休息时候，他就在地里上起課来。

王玉成的教学方法在韓玉英的身上首先获得了成功。这大大鼓舞了其他文盲。他們这样說：“韓玉英有了三个孩子，一天还能学一百个字，咱們为啥不能？”全村文盲鼓足了干劲学习，不到一个月的時間都認識了一千五百字以上，会看書，能記賬。

公社成立以后，社員們学习劲头更足了。美丽幸福的生活远景，使社員們感到渾身是劲。他們决心要在社会主义时

代，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仅仅能認識几千个字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了，所以民校除了識字班又開設了高小班。韓玉英現在已經是高小班的学生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建立，使妇女們有更充分的時間来学文化了。公共食堂一到晚間就打扫得干干淨淨，把几个桌子拼湊在一起，点上两盞油灯，挂上个小黑板，变成了民校的課堂。每天，当当当的鐘声响起，劳动了一天的社員們，又挎起書包从村的四面八方来到民校。

韓玉英学习文化以后，更加积极要求进步，現在已經是王花园村的女队长了。她說：“如果沒有文化，这队长工作是做不好的。”談到将来，韓玉英充滿了信心地說：“別看我已經有三个孩子，我还要到紅专大学去学习，将来当一个农业专家呢！”

插上体育紅旗

夏季到了，成千上万的社員都在忙碌着鋤苗和灌溉。火热的太阳挂在天空，武花园的一个生产队熱鬧起来了。小伙子喊：“姑娘們：該歇晌了，走，我們快回去賽籃球！”

团支部書記吳春亭直起腰來，說：“干最后三分鐘，我們就回去打一場。”

說起这位春亭，在旧社会里是吃糠咽菜、餓的面黃肌瘦，走一里路就要歇三歇的人。

解放以來，人們的生活一天天好轉，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以後，生产翻了几番，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大大提高了。爱好跳躑的青年人，自动成立了男女籃球队。

这个消息传到了社長的耳朵里，他对这些青年人很不滿，他認為这是分散战斗力，有劲都用在打球上，还能搞好生产？他見了球，就气憤地說：“把球扔到井里去！”有一天，县里送来了一份通知，要社里派球队到县里比賽。社長看了又看，心里想：“打球能长粮食嗎？”于是不声不响地就把通知压了下来。

青年們的家长也发现了一个秘密：孩子們吃得多了，穿鞋也多了。三天穿烂两双鞋的人，也不敢再要，于是干脆不穿鞋，赤着脚下操場。

这时母亲們也覺得自己的女儿和以前不一样了，爱穿短衣服，爱穿輕便鞋，一个个都成了野姑娘。玉春的母亲看不惯女儿在外边和男人一块蹓跳，就想了个办法，把玉春牢牢地鎖在了家里。鎖人鎖不住心，玉春仍然念念不忘体育活动，在家里也鍛炼。

有的群众也指責春亭說：“春亭从前是个好孩子，現在变坏了，把青年們带上了邪路。”就是春亭的父亲也一天到晚念叨着，不叫春亭再搞体育了。

春亭的心里苦悶，青年們的思想也有波动。他們仍把希望寄托在春亭身上，主动找春亭商量如何办。

思想已經解放了的青年，任何障碍也不能使他們灰心丧气。他們得到了党的支持。春亭認為搞体育活动既符合毛主席指的“三好”的精神，又是青年們的迫切要求，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对的仅是少数人。于是在团支部大会上，进一步做了动员，号召大家，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下去。

体育运动繼續开展，缺乏运动器械的困难又摆在面前。这时，团支部又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青年人是铁打的汉，任何困难挡不住咱，解决器械打夜战，不花社里半分錢。”他們利用了一切的休息時間，鋤草、积肥、运输，积累了三百多元的資金。单双杠、籃排球、跳箱、垫子、籃球架子等体育器械全部解决了，剩下的錢还建立了一个俱乐部。

后来群众又反映影响生产。青年們又想出了办法，要求社里布置生产任务要分片包干，另外还要求多包給他們二十几亩棉田。他們不但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培养了丰产田。初

步扭轉了群众对体育鍛炼影响生产的看法。从此，体育活动在武花园的群众中，开始扎下了根。

武花园大鬧体育，引起了党委进一步的重视。党委首先表揚了春亭这支生产、体育突击队，并注意培养他們。在經濟上、時間上給予大力支持。

随着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党委动員全体社員开展体育运动。党委書記亲自挂帅，“四长”带头，青、妇、武一齐动手，业务部門走在前头。随着宣传的深入人心，社員們热火朝天地进行了大辯論、算細賬、摆事实、講道理，統一了認識。

全社九十多个村风起云涌，轟轟烈烈的体育运动在魯伟人民公社开花了。五十多岁的劳动模范閔庆年带头参加爬繩、賽跑等鍛炼活动。一百一十一岁的武朋芳老人又重新拾起他多年不練的武功，常和青年們一起打少林拳。

这时更惹人注目的是，玉春的母亲也在家坐不住了，常和女儿一齐下操場鍛炼身体，但她見了人，还有点不好意思，怕人家提她鎖閨女的事。

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一天天深入，人們一天不鍛炼，就感到少作了一件事情。全社三万多人，就有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一，人通过了一級劳卫制。

农忙一开始，人們就把田間变成了操場。体育、生产、学习攆成了一股繩。春亭体育鍛炼队首先創造了十几种田間体育用具。两个人架根棍，就是单杠；一个人臥下，是木馬又是跳箱。只要生产大軍一开进田里，田里就立刻熱鬧起来。有人就編了这样的快板来歌頌：“田間是戰場，田間是課堂，既是俱

乐部,又是体育場。”

这种田間体育运动的新形式获得了社員們的热烈称赞。群众說：“过去休息睡大觉,現在休息来蹦跳,体育活动除疲劳,干起活来劲头高。”

农业生产大跃进带动了体育,体育大跃进又推动生产。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驗,对体育作出了评价：“体育鍛炼身体强,生产跃进有保障。”“参加体育少生病,身体健康寿命长。”

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这儿的人們决心再接再厉,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办好体育大学,培养青年积极分子,把体育紅旗举得更高,讓体育紅旗永远飄揚。

一所新型的农村体育学校

尹集农民志气高，
各项工作出英豪；
体育大学搞的好，
运动场上红旗飘。

这是尹集人民公社社员们送给体大的一支赞歌。

在尹集人民公社，无论是在白花花的棉田里，还是在绿油油的麦地上；无论是在整齐的道路旁，还是在青翠的树林间；到处都布满着石担子、沙袋子、拔河绳、单杠、双杠……。从八九岁的儿童到百岁老人，都能在体育活动中显显身手。他们唱着：“体育运动如炼钢，炼的身体强又壮，精神饱满搞生产，建设祖国有力量。”是啊，谁不愿意为祖国多干几十年呢？谁不想早过上美满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呢？

体育之花遍地开放，青年社员们纷纷提出“向等级运动员进军！”“向健将进军！”的豪迈口号。在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的情况下，技术指导跟不上了。社员为这事编了个快板：“体育锻炼好是好，就是缺乏技术来指导；体育运动好开展，没有技

木干瞪眼！”怎么办呢？公社党委专门研究了这件事，决定成立体育大学，培养自己的体育干部，永保社里的体育红旗。

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金涛同志亲任校长，着手筹备建校。第一道难关是没有师资。有的干部说：“不用说专家，连个老师都没有，办的什么学校？”党委介绍了辽宁龙潭办体校的经验，辩论后，统一了认识：“别人能办，我们就能办。”从积极分子中选拔了六名土专家，师资问题解决了。第二道难关是缺乏设备。问题一和群众见面就好办了，武花园群众把最好的房子腾出三十余间来，各队送来了床铺和家具，第二关也被突破了。成立体大的消息传出后，男女青年要求入学的决心，雪片似地飞来。在短短的三天里，一切筹备就绪，体校开学了。

八十名年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踏进学校门的第一课就是“白手起家，勤俭建校”。学生们提出了建校口号：“大家动手建体大，人多心齐力量强，铁匠木匠自己当，一夜修个运动场。”九月十八日晚，月亮刚刚升起，武花园村锹镢的刨地声和劳动的歌声响成一片，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忙得连汗也顾不得擦。断墙残壁在他们手下灭痕绝迹；成堆的柴草从他们肩上搬家让路；坎坷不平的车道和场院，披上了一件黄土做的新衣裳。当月亮偷着溜走了的时候，宽阔、美观、整齐、平坦的运动场建成了。姑娘和小伙子们禁不住又蹦又跳。公社团委书记于凤翔同志带头绕场跑了一圈，算是尝尝新。他颇有风趣地说：“不但有了运动场，还出了副产品呢（百余车土肥）！”大家回到宿舍时，太阳已经冒出了地平线。

二

党清楚地告诉了体校师生：搞体育是为了生产。体校必须既是生产军，又是运动队。生产、体育必须撑成一股绳。党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年青的勇士们马上就勇往直前。学生们把食宿搬到地里，边生产、边学习、边锻炼，在田间摆下了战场。

“八字宪法”是无价宝，其中“水”是头一条。师生决心为水而战。一天，北风卷着小雨，天气突然变冷，同学们身上薄薄的单衣，早已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在这热火朝天的战斗中，谁还顾得上这些！但只见在那高坡的河堤上，推土车飞来飞去。风越刮越大，云越积越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里，大家越战越勇。赵金泉在拉车中，一连拉断了三根新绳。姑娘们都放开了嘹亮的歌喉，唱得最响的是刘爱荣和刘玉焕。许多人都是腿受伤、手带泡，但决心战斗到底。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天内，平地上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流，水在涓涓地流着，仿佛在唱着柔婉的丰收小调。

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天气颇有些寒意。体校师生开始了深翻秋种。勇士们高举起镢头与土地搏斗。各班之间掀起了竞赛热潮。镢头越落越快，小伙子越干越热乎，索性都脱去了上衣，一班班人马赤背上阵。一百二十亩土地顺从地翻了身。于副校长带着十二个小伙子，光着膀子推车跑，冒雨运肥。秋种也提前完成。党委会给了恰切的评价：“体育学校真能干，深翻秋种你领先，别人一天翻四分，你们却翻六分半，

这种干劲十分好，不愧都是运动员。”

一到休息时间，活泼愉快的体育活动开始了，田间变成了天然的运动场，到处都是沙坑和跑道。小伙子 and 姑娘们只管尽情地跑吧，跳吧！年青人觉得这种新生活越过越对味。小刘庄的魏吉明马上动员爱人杨友英来体校一块锻炼，共同学习。好事的人给他俩编了一段快板：“夫妻双双在赛跑，运动场上争英豪，真巧终点同时到，乐得同学哈哈笑。”早上，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进行军事练习。晚间，年青人在尽情歌舞之后，细心地学习文化。这真是：“田间是战场，田间是课堂，既是俱乐部，又是运动场。”

三

体校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这应当归功于辛勤劳动的老师们。刘广田、武克贵老师只在县里学习了三天，就来上课。个别群众曾讽刺说：“这些人怎能教好学生呢？”但他们与其他老师在一起，每日备课到深夜，开出了球类、田径、体操、政治、语文、数学、运动生理、农业知识、体育理论九门课程。教的怎么样？咱们让事实来说话吧：全校八十八名师生，苦战三天，全部通过了双红（一级劳卫制和普通射手），二十一名达到四红（一、二级劳卫制，普通射手，等级运动员），并出现等级运动员二十八名。按单项成绩来说，百公尺比入学时普遍提高了一秒半，跳高提高了十公分。同学们说：“土教授变成洋，文化体育一齐上，学习成绩红满堂。”

体校成立后，各地參觀团接二連三地来。男子籃球队与來訪者决战数十場，每战皆捷，真是一支鉄打的常胜軍。在对外活动中，最有意义的要算与国际学联的拔河比賽了。九月二十三日，国际学联的贵宾来到了武花园。体校师生正在上課，客人們对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极感兴趣。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却不大信服，主动提出要与人們来个拔河比賽。很显然，他們想以身高体重来夺取胜利。裁判哨子一响，一場决战开始，双方相持約五分鐘之久。久經鍛炼的体校师生一鼓作气拉了过来，取得了最后胜利。比賽后，贵宾們豎起了大拇指說：“中国人，好样的！”“大跃进，了不起！”

在高唐县首届全运会上，体校又以优异的成績荣获农民組团体亚军（冠軍是大学生們組成的宏伟队）。

艰苦奋斗，永不驕傲，才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体校师生訂出了一九五九年的规划。小伙子們說：“跨高山，越大海，坚决学习陈鏡开！”姑娘們說：“不怕雨，不怕风，决心赶上郑鳳荣！”他們并没有忘記：大搞农业丰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們是在突击秋收和麦田管理中，抽空来刻苦鍛炼的。尹集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都坚信：他們将会以优异的成績到北京去，到全运会去！

体育之家

当你走进尹集人民公社的武花园庄时，不能不被呈现在你面前的景象迷住：寬闊的街道上打着一条条白色的跑道綫；平坦的操場上安置着各式各样的体育用具；潔白的牆壁上写着“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質”的巨型标語；运动場上挤滿了生龙活虎般的人群。如果你留心地观察一下，你会感到惊奇：有些脸上滿布皺紋的老大爷，胸前也戴着閃耀发光的劳卫制証章。为这事我們曾向团委于書記打听了一下，他說：“这有什么奇怪？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嘛！我們这里还有个‘体育之家’呢！”他告訴我們：这家的当家人叫閔庆年，是省劳动模范，又是武花园村的第一个互助組組长和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被大家选为第一管理区的負責人。坚定的立場，不懈的斗志，使他成为村上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在长期艰苦的岁月里，在党的各項运动中，他都跑在最前头。开展体育运动，他也一馬当先，在老一輩中，他第一个通过了劳卫制一級；又亲手把儿媳和小儿子送进了公社的体育学校，成了一个全家人人鬧体育的“体育之家”。

晚飯后，經过于書記的介紹，我們在閔大爷的儿媳妇秀兰的帶領下，訪問了这个“体育之家”。閔大爷面含微笑，热情地

迎接了我們。这位五十五岁的老人，身体硬朗结实，乍一看也就象是四十多岁的人。見了人和气可亲，一家人似地把我們讓到了屋里，閔大娘忙着給我們烧水。

閔大爷不紧不慢地講起全家参加体育活动的經过来：“在以前咱穷人談不上什么体育不体育，整天价吃糠咽菜，誰有心思干这些！解放后，常到省里开会，看到許多年青人玩籃球，一个个活蹦乱跳，身子骨都挺结实，我看着挺眼饞，心里就常嘀咕，啥时俺村也能这样？我想插手去玩玩吧，一来不会，二来人生面不熟的，怪不好意思。后来，我到朝城去学习，就开始跑跑步，作作操，打打排球，出点子汗，身子觉得挺舒坦。回村后，我就說搞体育有好处，鍛炼时，我也就帶了个头。”

这时，我們当中有人性急地問道：“刚开展体育运动时，村里人都沒有意見嗎？”

“哪能沒有意見？”他接着說，“有的干部說体育妨碍生产，甚至把籃球扔到了井里；群众說搞体育得多吃飯，多穿鞋。妇女参加体育，老人看不慣，还有人把闺女鎖在家里……一件新事嘛，哪能沒有点挡头。党既然号召咱搞，誰也就挡不住咱，吃飯穿鞋是費点，可是身子骨壮了，干活更有劲，还是划得来。妇女参加体育，老人有点旧思想，看不慣，这是难免的，新社会的新生活嘛，就該叫青年生活的更痛快！妇女和小伙子应该一样。党号召的淨好事，听话跟着走，保准沒亏吃，我就一面劝这些老街坊別拉后腿，一面又叫媳妇和二小子去帶了个头，慢慢地都活动慣了，意見也就沒有了。”

有人又問：“听说您也通过了一級劳卫制啦！”

閻大爺笑了：“年青小伙子、姑娘們鬧體育鬧的熱火朝天，老頭老媽媽卻不見動靜，這能叫‘全民鬧體育’嗎？我和社長一嘯咕，覺得這樣不行，在咱這個年代里，老頭除了年紀大點，還不就是小伙子嘛，不能落在後頭，和小伙子們比比試試，看看能不能打開這個缺口！我就找到體校的成老師，叫他幫我練練這老腿老胳膊。人總是先唱拿手戲，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時候，我就和小伙子們扔手榴彈，十個有八個扔不過我，這一項十拿九穩了，我就練跑練跳。剛一跑，就呼哧呼哧地喘，好歹撐了一圈，就挪不動腿了，真不是件容易事哩！算了吧，小伙子們在旁邊又喊又叫，豁上啦，拚了老命也得爭這口氣，咬了咬牙也就跑下來啦。誰想晚上可來了事啦，渾身骨頭疼，翻來復去睡不好覺。第二天起來，腿就象肚子喝多了水，脹的要命。我就想：真是老了，比不上年青小伙子啦。成老師跑來看我，他說誰才跑也犯這個病，力氣是越使越長，多跑幾回就能行。我一想這話也對頭，小時候才學着扶犁，老是東倒西歪，干一天活，到晚上抬不起胳膊來，干常啦，還不是一樣嗎！打那以後，我就跟着成老師練，他把着手教我怎麼迈步，怎麼喘氣，怎麼跳遠……天蒙蒙亮我就跑，傍黑天風涼了我就跳，有人說幾句風涼話我也不理會。這樣練了一個來月，成老師就考我，考完了就發給了我證書和牌牌。老頭們一看能行，他們也就練起來了，一百多歲的武蓬芳，也來打個拳湊湊熱鬧，老婆婆也傳傳沙袋作作廣播操，這就真象個群眾體育活動的樣子啦！”

稍微停頓了一下，他向我們說起了和出席國際學聯會議

的外國代表們拔河比賽的熱鬧場面。他說：“那些外國朋友來比賽，我也參加了，他們個子大身子重，有股猛勁，可就架不住咱心齊力大。”他做了個拔河姿勢，自豪地說：“我們這麼一使勁，把他們拉的唏哩嘩啦，都倒下啦！”說罷，他爽朗地笑了起來，我們也被引得哈哈大笑。

鐘響了，閔大爺要去開會，我們依戀地目送着他。和這樣的老一輩在一起談天，就是談上一宵也不會感到疲倦。

老主人走后，話題自然轉到他儿媳秀蘭身上。秀蘭長的高高的個子，紅撲撲的臉，一看就知道是個運動員。她本來就喜歡活動，一看見小伙子們搞體育活動，村上一幫青年婦女急的要命，可又怕人們說閑話，不敢出頭，他爹就動員她帶頭組織，很快就成立了一個女子籃球隊，跟小伙子們學打球。無論早晨、晌午，姑娘們都刻苦鍛煉，進步很快。村里老人却風言風語：“一個閩女家，拖着個辮子，瘋個什麼勁啊！”玉春她娘更干脆地把玉春鎖在家里，不讓她出來活動。有的姑娘就動搖了；家里反對，人們說閑話，不打算啦。團支書告訴王秀蘭，要繼續堅持下去。秀蘭想：團員是黨的助手，黨叫我們搞體育活動，團員不帶頭誰帶頭？新社會的新生活，女的也不能例外，社會主義離開女的也建不成，要干活就要身子骨壯，就得搞體育活動。於是她就挨家動員，碰了釘子也不灰心，姑娘們又活躍了起來。為了表示決心，她咬咬牙剪下了她的兩只辮子，保存在箱子里。她說：“人家說我們拖辮子，我就剪掉它，非爭口氣不可。一摸短發，我就練的更加勁，非練的象個樣不可，男的能干，女的就能干。”現在她是公社體校的女子籃球隊隊長

兼技术指导，她們的球队在全县首届运动会上，荣获农民組亚军。

秀兰是个运动場上的多面手，能跑百公尺、八百公尺，能跳远，能跳箱，她更爱練自行車，摔倒爬起来，馬上就上車苦練。这个見人不大爱說話的姑娘，就是有个倔脾气，干什么总要有头有尾，由于她的苦学苦練，在全县的首届运动会上，她光荣地获得了女子三千公尺第二名。

一說到小繁九（閔庆年的二小子，那天他沒在家），閔大娘的話匣子开了，她啦起了体育活动的好处：閔大娘有常年胃病，繁九也差不多月月有个头疼脑热的，两个人常为生病耽誤了农活；閔大爷身子也常因为又忙工作又顧家，身子吃不住劲。自从参加了体育活动，可就变了样啦，小繁九天天活跃在操場上，不光輕易不生病，还是个賽跑的猛将哩；閔大爷白天干一天活，夜里跑到区上开半夜会，第二天照常干活，还是滿有劲头。按閔大娘的話說：“他脸上皺紋越来越少，腰板越挺越直，越过越年青啦！”是的，体育活动給了人們充沛的生命力，連常年生病的閔大娘，由于常去扔扔沙袋作作操，現在也常到社里去干些象拾棉花一类的輕活了。

听了主人們的談話，我們情不自禁地同声称贊：“你們这‘体育之家’，真是名不虛传！”

夜深了，我們只好与主人告別，路上，我們还不住地談着这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是体育之家，也是幸福之家。

公社的儿子

孩子渐渐苏醒过来，慢慢睁开眼睛，小手抓住妈妈的手要奶吃。春英大嫂心一酸，眼泪汪汪地流了出来。她把脸伏在孩子脸上：“我的儿呀，你可把妈给吓死了，要是你有个好歹，可叫妈……”说到这里，不由得打个寒噤，她真不敢向下说。想起孩子病重时的样子，那真叫人害怕。

往常，琴儿从托儿所一回到家，又跳又唱，家里便立刻热闹起来。这几天，孩子回来时不断咳嗽，神气也不大对劲，可是当时大人没理会这个，还以为是孩子多吃了咸菜呢！没过几天，孩子终于病倒了，他浑身发烧，成天昏昏沉沉地睡个不醒，吃点东西就吐。这时大人可发了急，东求医，西讨方，有的说是麻疹，有的说是百日咳，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药是吃了些，可孩子的病没有好，反而更加重了。看样子，要治好孩子就只有送上城里大医院里去，可是路很远，加上孩子又病到这种程度，路上再一颠簸，孩子就更危险了。不治吗？还能活活看着孩子死？春英大嫂急得团团转，真是束手无策了。

这时，邻居跑来说：“春英呀，把孩子送上保健站吧，咱公社的保健站办好了，说跟城里的一样。看病钱都从社里出，快去吧，不能再误了。”

春英一听，心里豁然亮堂起来，沒說二話，就把孩子一抱，直往保健站去，心里想：“孩子是爹娘的亲骨肉，就是砸鍋卖鐵，也要給孩子治病。”

这时孩子的病很危險了。躺在床上，小脸蛋儿烧得象块赤鐵一样，脸瘦得塌了下来，小嘴一扑一扑地抽动，喉嚨里象塞上些什么东西，一喘气一张喉管，体溫升到四十度。春英把脸伏在孩子脸上叫：“琴儿，媽叫你，琴……”孩子一点也听不到。这时春英嫂又如下雨似地滚下泪来。保健站的医生都来了。大家都在給孩子仔細地检查着，輕声地交談着。春英嫂拉着解站长：“先生，这孩子到这地步了，‘死馬当成活馬医’，有了好歹，我沒二話說……”解站长安慰了春英嫂后，便召集全站医生开了个小会。解站长說：“同志們，这孩子虽然病到这地步了，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如果沒成立公社时，叫我，我也不敢給这孩子看。現在咱們大家都来一起，成了保健站，社員們有了病不靠咱靠誰呢？現在咱們葯物也多了，咱們也有了病房。大家核計核計，咱們一定要治好这个病。”經過認真的研究，确定这孩子是由感冒轉成肺炎，因几天的高热，造成严重脫水現象。紧接着，一場紧张的搶救开始了。

解站长帶領大家一齐医治、护理，先后注射了两只盘尼西林，又用了大量葡萄糖、生理盐水，补充孩子的体液。医生們一直圍在床边，輪流检查，好几双眼睛，一直沒离开孩子的脸。深夜三点了，孩子的体溫下降了两度，心跳得也稍慢了一些，孩子的生命有了一綫希望。解站长一陣热泛上心头，他想，如果不是成立公社，有了保健站，这孩子恐怕注定要完了。他看了

看春英嫂，她好象是吓呆了，木然地看着孩子，解站长拍了她一下：“热退了些。”她才转过脸来，还没说话，扑簌簌流下两行泪来。

又经过几次临床检查、会诊、治疗，孩子热慢慢退了，小眼慢慢睁开，一个公社的小社员的生命已有了希望。

孩子的小手拿出来了，一把抓住妈妈的手，小嘴一扑一扑地动，春英嫂喜得一哈腰，把奶头往孩子嘴里送。

又过了几天，孩子完全转好了。春英嫂抱着他去见解站长，叫孩子说：“快叫大爷吧，要不是你解大爷，你早该喂黄狗了。……”

“这孩子真有运气，生在这个时候，不叫成立公社有了保健站，有我也白搭呀！这孩子是公社的儿子。”

春英嫂抱着孩子往家走，一路上喜得浑身是劲，越捉摸解大夫的话越对。她见了熟人就说：“这孩子真有运气，不是公社有了保健站，小命早就没了。俺这孩子就是公社的儿子。”

过不几天，全村人差不多都听到她这几句话了：“俺这孩子就是公社的儿子。……”

平凡的劳动

凡是到过武花园村的人，都会感到这个“花园”真是名不虛传。甭說别的，只就厕所也是十里八村少有的。全村十几个公共厕所，不脏不臭，没有一个蒼蝇、一个蛆，里里外外打扫得于干淨淨，真可以和城里的冲水厕所相比。

武花园的厕所为什么这么干淨呢？原来里面也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呢：

这村里有个著名的省卫生模范秦鳳英。提起她来，全村的大人小孩都会伸出大拇指來說：“我們的卫生大炮可真是好样的！”

“卫生大炮”，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名字啊！据說这个綽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說，她向卫生死角进攻时劲头大，效能高，和大炮一样；另一方面是說她生性爽朗正直，对于村内的一切不卫生現象能展开无情的斗争，也和大炮一样。因此，人們給她捉摸了这么个名字。

一九五八年春天，党提出了进一步彻底消灭四害、清除蚊蝇孳生地的号召。鳳英当时想：人家都說做好粪便管理是消灭蒼蝇的关键，但武花园一家一户的厕所就有一百来个，成天鷄刨猪拱的，弄得粪便哪儿都是。就这样，消灭蒼蝇还有个完

嗎？”于是她就找党支書去商量。他們研究的結果是：把全村的廁所集中起來，公共使用，普遍安上糞坑蓋。可是做蓋子的木料從哪里來呢？社里是沒有多餘的木頭的。按戶動員吧，自己不帶頭拿，也沒法動員別人。但自己的家里又哪儿來的現成木料呢？鳳英左思右想，真是作了難。這時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結婚時的一口大櫃。這櫃已經陪伴她不少年了，雖然不太新，但劈了它可真有點心疼。“櫃放在家里只能一個人用，如果把它做成糞坑蓋，對全村的人都有好處。”想到這里，她掀開了櫃蓋，把衣服拿出包進包袱里，找了把斧子，一狠心就把櫃子劈成几半。這種舍己為公的行動，勝過了千言萬語，村里的大娘大嬸們都翻箱倒櫃，把她們的木板、舊箱子、舊櫃獻了出來。備齊了木料，鳳英又接着叮叮當當地做起木匠活來了。早晨，鷄一叫她就起床，一直干到三星晌午了，才去睡。這樣一連三天三夜，眼睛熬紅了，手也發軟了，好心的婆婆為了讓她休息，也不知叨咕了多少次，但她一點也沒去理會，一直把九十個蓋子做完才算罷手。

蓋子是有了，廁所沒有專人清掃也還是脏啊！有些小青年一聽說讓他們弄廁所，腦袋幌得象個貨郎鼓似的：“那么臭的玩藝兒，熏的人直吐，我不干！”“廁所脏的使人不敢睜眼，還能打掃嗎！”這可把我們的“大炮”給急壞了：“你不干，他不干，廁所就得脏下去嗎？”她又一想：“掏廁所這活脏是脏，可是講衛生消滅四害是黨提出來的呀！再說自己是幾年來的衛生模範，如果不親自干，怎么能對得起黨呢！”于是她就卷起了袖子，拉起了糞車。

一个女人，又是这么一个干净、俊俏的女人，成天拉着粪车跑来跑去，可真是新鲜事儿。乡亲们看了，都是赞不绝口，但也有些老年人看不惯。越常大婶说：“年青青的，干啥干不了，偏干这个没出息的活！”婆婆更是生气，指着她的脑门说：“你是疯了，还是傻了？解放后干了这么多年了，还落了个掏大粪的差事。”这些话丝毫没有动摇凤英的决心。

打扫厕所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大热的夏天，人们打厕所路过，都是掩着鼻子跑，何况把粪尿一勺一勺掏出来呢！有一回，她身体不大舒服，再加上大粪一熏，她的头真疼得象要裂开一样，两眼冒花，四肢无力。队长劝她去休息，她总也不肯。她说：“这点小病算得了什么？厕所不干净，我的心里就不舒服，在家也休息不好。”厕所打扫好了，她感到一阵轻松，病也象好了许多似的。

说起来她的身体也不算太好，多年的妇女病把她折磨得虚弱无力。一个好几十斤重的粪桶，每次提起来都得咬咬牙、出点汗。有时一不小心就溅一身粪便。一次，因提桶的手用力过猛，大便不但溅了她一身，而且连头发上、脸上都给弄脏了，甚至连眼睛都没有例外。这时，她可真有点上火了，她想：“我秦凤英什么时候也没这么脏过啊，这种活可真不是好干的。”但她马上又为自己的想法害羞了：“党教导我们哪里有困难到哪里去，难道这么点困难就克服不了吗？不管怎样，我也要坚持干下去！”于是她仍旧穿着那脏臭的衣服，加劲地干了起来。

秦凤英同志是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她不管风里雨里，每

天两次拉着几百斤重的粪车跑遍了整个村子。由于她辛勤而忘我的劳动，受到了全村人们的爱戴。一九五八年她光荣的出席了山东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和卫生模范代表会。大家编了快板来赞颂她：

俊俏妇女秦凤英，
拉起粪车跑如风；
别人都嫌这活脏，
偏她说是讲卫生；
俺村厕所干又净，
多亏我们好凤英。

八十斤麦子

武花园武传有口述

我心里翻腾了几十天，才把那八十斤麦子送进食堂去。

成立食堂的风一刮到俺社里，我就手忙脚乱，坐不稳“金鑿殿”了。入吧，摸不着食堂的底；不入吧，又怕人家指脊梁骨。

风不刮，树不摇，食堂真的办起来了。我可稳不住了，跑到家里跟老伴打起小算盘来。

一提食堂，老伴嘟嘟囔囔地唠叨起来：“入食堂，吃大锅饭，说啥咱也不干！”话没落音，儿媳妇常莲一步踏进了门槛，高兴地嚷着：“爹，快去食堂报名吧！人家都抢先了！”一看她那个乐劲儿，我一时没话答对。半天，才说：“嗯，爹正盘算呢，甭着慌。”儿媳妇一听这话，脸一扭，嘟囔起来：“盘算？盘算个啥？人家都抢着报名，咱可不能光为咱家打算！”没等我开口，她娘搭了腔：“常莲呀，你寻思寻思，爹还不是尽为你们打算！咱不少米，不缺面，吃大锅饭，还有咱的光沾吗？”婆婆没说服儿媳妇，儿媳妇倒开导起婆婆来：“娘，一年三百六十天转锅台，还没转够？要是入了食堂，咱娘儿们还有这些麻烦？”婆婆呆呆地瞅着儿媳妇，哼不出半句话来。一看这势头，我也慌了，半天才想出句话来：“常莲，你仔细捉摸捉摸，咱入食堂还不尽

吃亏？俗話說：‘雞多不下蛋，人多瞎胡亂。’大鍋飯能吃自在？”沒想到這一說，兒媳婦的話倒成串地溜出來：“爹，還念這些老經干什么？入互助組你說過這話，入合作社你又說過這話，回頭看看，咱几時吃過虧？不聽黨的話，才得吃後悔藥呢！”可也是，我捉摸了一會兒，覺得兒媳婦的話對呀，回頭看看，聽黨的話，一步也沒走錯呀！兒媳婦是個團員，到底比咱這老腦筋活。“嗯，爹盤算盤算，甭着慌。”我結結巴巴地說。

那一夜，我心里七上八下地亂翻騰，咋也睡不着覺。“不聽黨的話，才得吃後悔藥呢！”兒媳婦的話又好象在我的耳邊。末了，我心一橫——好！報上名試試看。

天不亮，我就推醒了老伴，對她說：“入吧，試試看。”老伴爬起來，捉摸了半天，手一甩：“入就入吧！可有一件：咱那八十斤麥子，說啥也不能帶進去。”哎，這正是俺心里的話啊！

沒讓兒媳婦知道，我偷偷摸摸地扛了几十斤粗糧，送進食堂去。回來，正撞上兒媳婦。“爹報上名了！”我對她說。“爹，咱那八十斤麥子也送去了嗎？”留下那八十斤麥子的事，本來想瞞過兒媳婦，沒想到兒媳婦倒當頭一棒，問上來了。“嗯，嗯，……送去了。”我哼哼呀呀地說。想不到心里有病，叫兒媳婦一眼看穿了。她又拦住我數落起來：“爹，甭說謊。你想想，入了食堂，留下麥子還有啥用？再說，讓社員知道了，咱還有臉見人？”我沒話答對，臉刷地紅了，半天，才吱吱唔唔地說：“這是你娘的主意，俺，……俺不管。”我說着悶聲悶氣地溜走了。

兒媳婦真個找到婆婆頭上去了。婆婆跟她打起鐵算盤來：“常蓮呀，咱留下那八十斤麥子，還不是盡為你們打算？咱上有

老的，下有少的，你奶奶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还不得吃点白面？再說，你那两个孩子，娇养惯了的，要是有个不舒坦，离了白面还行么？”儿媳妇也是满有理，一句也不讓婆婆：“娘，待几天奶奶进了敬老院，孩子送进托儿所，还用咱操心？麦子留在家里占缸占罐的，有啥用？”婆婆呕着不松口：“俺心里有数，說啥麦子也得留下！”我在背后里听着，噗哧笑了，反正儿媳妇拌不过婆婆。我一推六二五，事也貼不到俺身上了。

八十斤麦子的事，糊里糊涂放下了。俺一家老少吃起食堂来。俺娘鬧騰着要进敬老院，順老人的心，我就送她进去了。儿媳妇也把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倒也利落，我也省了份心思，干起活来心里也松快了。

开初，我摸不着食堂的底，光怕跟貧农攪和在一起，人多心杂，吃不自在，如今才明白——我想錯了。大伙一条心，擰成一股繩，食堂办得热火朝天的。吃飯的时候，大伙有說有笑，飯吃起来也觉得有味，香噴噴的窝窝头，热騰騰的稀粥，越喝越爱喝，肚饱眼不飽，哪象往年？一家人悶着头吃飯，好东西也吃不出个香来。老婆一天忙着做飯上不去炕，顧了鍋前，顧不了鍋后，白面面做成硬疙瘩，东西也不知糟蹋了多少。

我心里又上七下八地翻騰起那八十斤麦子的事来，我想，一家老少，热乎乎地吃着食堂的飯，自家的麦子藏起来，真是昧良心的事。送进食堂吧，辛辛苦苦地积了一年，真象刀割一样心疼。横豎心里不是个滋味。

一天，俺老伴患了伤风，我正給老伴煮面条，猛地食堂司务长一步踏进了門槛，手里端着兩碗热騰騰的白面条，嚷着：

“听说大嫂不舒服，端来碗病号饭，让大嫂吃吧！”你想，我心里该是个啥滋味？瞅着老伴，说不出一句话来。老伴瞅着热面条，眼圈有点红了，嘴里喃喃地说：“待俺太好了！俺……”

食堂对咱这么好，咱再昧着良心干事，还有个人味吗？我肩膀一晃，拿了条布袋，就去装麦子。老伴也在炕上坐起来：“他爹呀，咱那麦子该进食堂了，送去吧！”

那天夜里，我悄悄地把麦子扛进了食堂。见了司务长，我说不出一句话来，羞得耳根都发热。待了半天，才说：“这是俺的八十斤麦子，入食堂。以前我老糊涂了……。”回来咱心里的砖头搬掉了。八十斤麦子入了食堂，去了心病，心里亮堂多了。早听儿媳妇的话，哪里会出这个洋相！

这件事，开导了我，我懂得了：听党的话，没有个错！

媽媽的喜悅

陈秀明是个精明强干的妇女，只是近年来，因为有了三个小孩，把她累的头不象头，脚不象脚。这天，她料理完家务，不觉又是掌灯的时候了，晚饭还没有做呢！

她手忙脚乱地点着火，开始做饭了，但两个孩子死死地缠在屁股后面，围着大腿打转转。小三抱在怀里，小英和会臣饿得直哭。陈秀明就拿了个凉窝头，堵住了他们的嘴，屋里暂时地静下来。

忽然，小三哇的一声哭了，灶里冒出的火星，落到了他的头上，起了一个大燎泡。陈秀明还没来得及照顾孩子，锅里的白粥又沸出来了，吓的小英和会臣跑到院子里，一个哭，一个笑。这顿晚饭，总算拖泥带水地做好了。

陈秀明满头大汗，用衣襟一擦，就走出了家门，心里想：唉，俺哪一辈子作的孽，遇到这些小冤家！

这时，干活的人，成群结队地走进了村，人们的脸上挂起一片晚霞，有说有笑，十分愉快。姑娘和媳妇们还尖声尖气地唱着歌曲……。

秀明看着来了很多人，就向后退了一步，领着小三，倚在墙上，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回家的人们。心里想：下地干活真

好，說做啥就做啥，多省事呀！忽然，她又发现下地的妇女比平常多了。从前和自己一块喂奶的人，也加入了劳动的行列。她想：要是我无牵无挂的，多好呀！和大家一块劳动。唉，这一辈子就叫孩子累死了，什么时候是个出头的日子啊？她想到这里，看了看前后，没有一个人领着孩子玩，觉得自己好象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感到一阵心酸。

“哇……”屋里发出了刺耳的哭声，“娘呀！……”接着是一声声的嚎叫。

秀明两步闯到屋里，只见满地是水，蒸汽弥漫，火爐上的水壶摔在地上。小英跺着脚哭，会吓的脸煞白。原来他俩吃了凉窝头，要喝开水，把壶弄翻了。秀明拉过小英的手一看，红赤赤的一溜燎泡。

秀明正在着急，丈夫从水利队回来了，一进门就是孩子哭老婆叫的。

“不知说了几遍，叫你把孩子送幼儿园，你就是不干！”丈夫又埋怨了。

“什么幼儿园幼儿园的！两个小丫头，三四十个孩子，还能管好？”秀明理直气壮地说。

“怎么管不好？我去看过，幼儿园吃的、穿的、教养的都好，里边都是有文化的人。”

“人家偷着对我说，孩子送进幼儿园，再就不让接回家，娘想了也不准见面。”秀明一面说，一面给孩子擦泪。

“这是坏人造的谣！王孀的孩子每个星期六就接回家，你又不是不知道！”

秀明一听丈夫提到王孀，就仔細地捉摸开了：王孀的孩子常接回家，李三嫂的孩子又白又胖了。又想到自己，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丈夫见了还不滿意。于是秀明就狠了狠心，决定把孩子送进去試試看，自己也輕快輕快。

第二天，丈夫回到了水利队，三个孩子入了幼儿园。秀明象断了韁的馬一样，迈着輕快的步子，参加了劳动。她站在棉田里，摘一朵棉花笑一笑，两手显得又快又巧，不时地望望远方，心里想：啊，公社的力量真大呀！男的个个賽英雄，女人也得赶上去。孩子进了托儿所、幼儿园，吃飯进食堂，这才叫妇女彻底解放呢！

夜里，秀明还参加了“突击队”，到尙庄去拾棉花。回家时，已是深更半夜。在路上，姑娘們清脆的歌声，卷走了人們的疲勞。

秀明一进屋門，感到一种反常的寂寞，她习惯地叫着小三、小英、会臣，可是屋里靜悄悄冷清清的，沒有一点动静。丈夫由于工作忙，今晚不一定回家。这时，一顆母亲的心跳动得更加劇烈了。三个孩子的形象，活生生地出現在面前：小三的淘氣，小英的天真，会臣的頑皮。

秀明在被窝里，久久不能入睡。有时想着自己的孩子，穿着嶄新的衣服，阿姨領着唱歌跳舞；有时想到自己的孩子，在泥水里撕打、翻滾、哭嚎。

第二天，秀明起床时已八点多鐘，早飯也沒吃，就跑进了幼儿园。这时，孩子們已經洗完臉，吃完飯。秀明剛一进門。

“阿姨好，阿姨好！”几个小孩跑到她的跟前。

“这只手是我的！”“这只手是我的！”一群孩子都抢着和秀明握手。

“娘，娘来啦！”小三叫了一声，跑过来，扑到母亲怀里。

“娘，娘！”小英和会臣都从屋里跑出来，阿姨也跟了出来。

秀明一弯腰抱起了小三，亲了个嘴：“哎呀！才进来一天，我就不认识了！”真的，小孩的变化比大人要快，三个小孩都理了发，穿上了粉红色的衣服，脸洗的白生生的，荡漾着红嫩的光泽，象一朵春天的花。

秀明被保育员让到屋里。幸福的情景，孩子的欢笑，使她激动的说不出话。她看着墙上贴的花花绿绿，炕上的小被子，迭的整整齐齐，一人一个小脸盆，一人一块小手巾，桌子上还摆着小狗、小猫、小汽车等玩具。

孩子们在院里玩着皮球。会臣的手里，拿一把棒子花，给小英，给小三，也给别的小朋友。秀明见了很惊奇，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在家时是不会看到的。

这时，阿姨的哨子一响，孩子们排成了一个圆圈，跳起了邀请舞。一个个象粉红色的小蝴蝶，轻飘飘地采着春天的花。

作完了游戏，孩子们唱出了最后一支歌曲：

我是小主人，
读书又种田；
人不学习没出息，
人不劳动没衣穿！
.....

孩子们的歌声更迷住了陈秀明，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孩子，

多么幸福和可爱啊！她想再看几眼，但又一转念：不能因为看孩子惯了干活。于是就很快地和幼儿园告别。孩子们送出门，摆动着小手，喊着“再见”。小英和会臣跟娘跑了几步，又住下，显得有些留恋。只是小三扑上去，又叫娘多抱了一会。等阿姨一叫，都跑了回来。

“再见，再见！”秀明也学着孩子们的声调这样喊。

“陈大嫂，有空再来玩！”阿姨作最后告别。

“哎，有空就来！”

“幼儿园真好，这回俺可放心了！”秀明转过脸去自言自语地说。

秀明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脚步，感到身心特别轻快。幸福、自豪、乐观和喜悦充满了母亲的胸怀。她忘记了疲劳和吃饭，一直向着绿油油的、广阔的田野走去。

幸福的晚年

——尹集人民公社武花园村敬老院散記

一月里，天寒地冻，可是这一天却暖和得出奇。天，一碧万里，晴朗的沒有一絲云烟。踏着魯西北平原放眼望去，令人是那麼心曠神怡、靜穆安然。就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們去訪問尹集人民公社武花园村的敬老院。这是一座清新幽靜的大院，座落在村子南边的高大挺拔的楊树、槐树的环抱中。

敬老院的大門是一座拱形的灰砖砌成的門樓。門臉上刻着两个宣示吉祥的大字：“福、寿”，往下，油黃的大門上貼着“党是春雨社是花，花开万里香万家”的大紅对联。跨进大門，穿过門庭，見牆壁粉刷的雪白，甬道打扫的干干淨淨，还有一股农舍特有的清爽气息送来，給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轉进院里来，在种着一株株枣树的寬敞的院落里，我們便看到了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暖烘烘的牆根下晒着太阳，悠閑自在地剥着棉桃，擰着棒子。也有的老人坐在屋当門，怀抱着拐杖閉目养神。

我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們。老人們立刻丢下了手中的活儿象接待远方归来的亲人一样，用顫抖的手把我們拉进了屋

里。

屋里的擺設整潔舒適，小火爐燒得旺旺的，充滿了安樂家庭的溫暖。老人們給我們又是倒茶又是遞烟，隨後仿佛預知了我們的來意似的，沒等我們先開口，就主動地給我們介紹起院里的情况來。

他們說：“我們住在院里，比在家里過日子強的多了：在這里，院長、司務長侍候照顧就象自己的親生子女一樣。俺們老兩口的住單間，單身的合住着，吃飯有食堂，到點就去吃，早就擺得好好的。又清靜，又省心！”接着他們又稱贊起自己屋里的擺設來。隨着他們的稱贊我們把全屋細細地看了一遍：四壁糊裱得很講究，上面挂着領袖象，貼着“五穀丰登”圖。正中靠牆放着紅漆大方桌、靠椅。桌上擺着一塵不染、甌明瓦亮的茶壺、茶碗、茶盤和暖水瓶。屋角還立着朱紅的櫃櫥。炕上鋪着厚厚的褥子，上面迭着嶄新的花被。……這些東西雖然簡單，但在過去都是他們只能在地主家里看到而不能享受的。他們激動地說：“您看看：鋪的蓋的，穿的戴的，吃的用的，哪樣不齊備！這些都是公社給的啊！”一個老太太插嘴說：“司務長為了給俺買小腳棉鞋，跑遍了全高唐縣城。他多熱心，這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好，俺死也忘不了共產黨的恩呵！”

事實也確如此。在這里生活的四十幾位老人，上至一百一十多歲的，下至六十幾歲的，在舊社會里都是受苦受難出力干活的貧苦農民。那時，他們下地，他們干活，經年累月，從小到老，生產着無數財富，卻享受不到一點生活的樂趣。解放了，他們翻了身，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子。但他們多半是年老休

弱，无依无靠的鳏寡，生活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人民公社成立了，这福音象太阳象春风一样温暖了老人的心。他们千恩万谢不知说什么好，那皱纹纵横的脸上挂着喜悦感激的眼泪进了敬老院。他们说：“进了敬老院，这真是一步登上了九重天！”

贺之太老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享受到了幸福而感慨的老人。他对我们说：“我六七十岁了只有一个儿子，在家里过日子，吃饭飢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衣裳破了没人补，被子拆了没人缝。别说没东西，就是有东西也没人给做啊！如今我入了敬老院，吃的饱穿的暖，身子骨越来越觉得壮实，越活越觉得年青了。敬老院真比家还强暖！”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再三谢绝了老人的邀请，看着他们一个个知足地说着笑着走进了暖和和的食堂，便去拜访院的院长和司务长。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老人膳食计划表。司务长指着它说：“老人平时就吃这个。若是碰上有点头痛脑热不舒服，还有香茶、红糖、生姜什么的，可以沏壶香茶冲碗姜水喝。”又告诉我们说：“咱们这里是个产棉区，产粮不多，细粮更少。但院里办法想的多，老人们还是吃的很香很好，我们自己磨豆子做豆汁，让老人们三天喝一次，把粗粮细作，做成米面糕、细花饅、绿豆丸子、红萝卜地瓜粥、豆汁白菜米粥……每星期改善生活还吃烫面水饺。老人们吃的津津有味，个个乐滋滋的。吴廷凡老人说：‘俺打为孩子就不知豆浆是个啥滋味，现在咱也尝到是个啥滋味了。’老人们常常夸伙房好，一有空就往伙房跑去帮着拉火做饭。”

提起喝豆浆来，我們又想到了院里经历悲惨、七十七岁的老人陈鳳和的事来。他告訴我們說：他家到他这一輩逃荒在外正是第五輩了。他七岁时死了父亲，哥才八岁。娘一个人領着他們兄妹五人往前奔；沒的吃，要了六年飯。家里的烟囪常常是几天不冒烟。妹妹活活地餓死了。他和兄妹們看見別人家吃东西餓的哭，娘忍着泪把他們拉走了，不叫他們看。十一岁那年他就給地主家拾糞扛活。有一年年三十，他在地主家里干活，晌午了去吃飯，揭开鍋一望，滿鍋淨是些黑糊的菜糠团子。他想：这是給人吃的嗎？財主能吃这个嗎？这不是明明拿着穷人不当人！他一賭气就吃了十四个。沒想到因他吃的多了，从此以后扛活，地主連飯都不管了！老人說到这里，眼圈紅了，腮帮上挂着泪珠，低下了头。停了好一会，他老人家长叹了一口气，猛然抬起了头，把手一挥，滿面笑容，爽朗地說：“變，到这陣了，还說这个干什么？真是！”可是他忽又严肃地說：“可是你不经历过去的那些苦，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些甜。如今的好日子，象盖房子打地基，耨地入地头，是刚刚开始。可俺这就挺知足了！如今我和老伴俩都入敬老院了，单独住着两間房。吃穿什么也不用愁，淨情享福了。變，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俺可忘不了啊！今年开春，俺非叫院长分給几亩地种种不行。那怕就是种一亩，也要种出个样来和年青人比个高低。”……

武花园敬老院里的老人就是这样在这里生活着。他們在这里度着自己幸福的晚年，但党的溫暖暖热了老人們的心；毛主席的关怀給他們增添了青春的力量，他們常年勤勞慣了的

双手，一刻也不愿闲着。在敬老院里你处处都可听到象陈鳳和老人那样的豪言壮语；看到老人们到院长室里要活干，争着把玉米棒、棉花桃抬进自己屋里去剥的感人图景。但这些劳动已不再是他们谋生的必需，而变成一种调剂生活、延年益寿的乐趣了。

夜来了，天气变得寒冷起来。但来时流在心间的那股暖流却沸腾了。我们告别了敬老院，缓步走出大门来。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一句“愿老者安之”的话忽然涌上了心头。我们不由地回头望去，见夜色更浓了，敬老院已在安祥、静穆的气氛中睡去了。……

后 · 記

時間匆匆，到今天這部公社史已写完十個月了。我們的時代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十個月，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又有了多大的躍進啊！從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公布後，一年來，經過整頓，人民公社更加鞏固發展了，她旺盛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她對農村經濟、文化的發展、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巨大作用，已被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我們的人民公社屹立在世界東方，發出越來越燦爛的光輝！

我們的成就越大，對敵人的打擊越大。在人民公社迅速發展的同時，國內外敵人和國內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正指手劃腳，唾沫四濺，對我們的人民公社極盡污蔑之能事。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在人民公社面前，任何污蔑和詛咒，只能象哈叭狗的吠聲一樣可憐！在這裡讓我們高呼人民公社萬歲！

在編寫這部公社史時，人民公社還是剛剛成立不久，那時我們對人民公社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比起社員們沖天的干劲和他們創造出的奇蹟，比起這段金光四射的歷史，我們寫的這點東西真是僅僅反映出她的“滄海之一粟”，未免是太少太差了。

另外，這部公社史以我們一九五七級的名義出版，其實當時參加編寫的還有其他班的個別同志，也在這裡加以說明。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